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七年六月第一百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7

地球的燦裂
地球的燦裂
血燈燒在流火中被割的破碎之
綠葉飄落在水銀的圓體外
成長於成長的綠焰中
蕭然於蕭然的綠葉樹
五十年八月十日
秦松



●秦松紀念特輯

●陝西詩人作品輯

●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之三：
邁克爾·羅森堡 (Michael Rothenberg)



目錄

No.10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秦松紀念特輯

秦松遺作 1-4
 張堃 寄秦松 4

詩創作

非馬 改名／織女！織女！ 5
 遠方 皺紋五行 5
 黃美之 詩情 5
 鄭玲 橋上的銅像 二首 6
 凌峰 父親七十五了 二首 6
 向明 一桶釘子／長城 7
 北塔 懷念一座窯 7
 塞遙 棋局 7
 秀陶 失憶的阿梁 8
 張耳 柿子下樹 8
 黃伯飛 清明時節／父子之間 9
 黃奇峰 尼加拉加大瀑布 9
 包苞 等……／你來過／成長 9
 蔡克霖 菲律賓三首 10
 古松 豁然／草木情／太白詩意 10
 馮學良 自由／歷史／雪的幻想 11
 周承強 徽變的情節 11
 明迪 文革頌／中秋／秋葉 11
 趙明 一個人在湄公河畔 12
 榮惠倫 四季微型詩 12
 陳國正 微型詩七首 12
 杜風人 山水之旅五盅 13
 宋非 崗拉梅朵 13
 心水 隱題詩 13
 陳銘華 漢陽陵記事 四首 19
 司空雨 童話 19
 原上星星 也寫故鄉的麥子 19
 楊明通 兩張臉之間的影像關係 三首 20
 長篙 口紅 20
 于艾君 前夜／火車／貢獻 20
 謝勳 淌血的榮耀 二首 21

杜文輝 黃昏 21
 魯行 回家／清明 21
 彭國全 紅楓，燃燒的夢 二首 22
 陳曉林 我與盲人按摩師 22
 張瑞 另一種答案／燈光閃亮 22
 夏野 春天風雲錄 23
 卓琦培 玻璃杯子裡的水 23
 李斐 哭訴倉頡 24
 傅智祥 馬鈴薯 24
 蒼虞 夜黑 三首 24
 陳武 記憶裡的七個瞬間 25
 曾廣健 萬水千山總是情 25
 資中華 火車／你的紅唇 26
 徐綠樹 握手 26
 蔡忠 學畫／春 26

陝西詩人作品輯

◎伊沙：捫心自問三首◎亡蛹：鄉間記事
 ◎何殤：2月1日三首◎木子：我沒有走過
 那扇門四首◎秦客：三塊純潔的顏色三首
 ◎胡小病：18歲到14歲三首◎艾蒿：鬼節
 ◎非擊：我是一顆江中石二首◎黃火冰：
 日夜之一三首 14-18

譯詩

張子清譯輯“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
 邁克爾·羅森堡(Michael Rothenberg) 27
 秀陶 安森·柏瑞根詩作 29
 莫云 雙語詩二首 29

評介

向明 花生總統詩集《永久的思慮》30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1
 非馬 穿過這一行詩句 31
 劉耀中 勃勒東和巴塔耶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秦松手跡及畫作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秦松

1932 - 2007

紀念特輯

秦松，安徽盱眙人。1977年到南京讀書並開始寫詩，1948年移居台灣台北，1969年定居於紐約，1977年應邀參加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劃。著有《秦松版畫集》、《秦松詩畫集》、詩集《在中國的東南海上》、《唱一支共同的歌》及《無花之樹》等。

除詩外，秦松亦享有畫名，1957年與其他畫家在台灣發起成立“現代版畫會”並任會長。他亦是早期“東方畫會”戰將及前衛藝術家。1959年獲得第五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榮譽獎。

秦松自我放逐美國38年後，於今年四月病逝新澤西州直射市家中。

■秦松遺作

西望黃河

黃河西上越上越秀如江南
賀蘭山脈西過敦煌烽火雨花台
蘭州市中央鐵橋文廟畫舫
祈連山下雪原綠樹鐵馬銀川
白楊水榭牛羊牧場工房作坊果園
汽笛煙囪輪渡源遠流長天上來

朔源而上西出陽關回望
長安咸陽五陵五嶽地下風華一如地上
虎(壺)口龍門手痕足印曲直五千年乎！
看劍漢馬魚紋太陽青銅紅陶鐘鼎甲骨
雲崗大同石雕泥塑坐臥齊飛
佛陀紅塵菩提骨灰玉石人煙薪火
大河東西平復失土的劫難之災

山源水源母體的患難河身剛健挺起
錦繡常新太初大野中原輻射成形
文化海洋星海華漢滾滾東西
壯闊秀麗青黃豪邁奔騰浩蕩湧湧
(抱歉！典雅與否放一旁)
大河之行姿一如吾人之行姿

吾人的山川血肉歷史風骨
一部史詩與詩史的缺如補憾

上流下流江南江北(哀歌小調可休)
詩人與史人詩與史可否一氣呵成
四分之一的地球中華世界(紀)
西望黃河朔源東下大海洋長
地球之圓神龍見尾亦見首

註與附識：

此稿在地理空間的位置上，與歷史空間的先後上，不是完全以歷史與地理的思考，乃是以寫詩的思維時空，當然，就更非歷史與地理的考古了。

那些小調哀歌，實在與中國的人口土地文化山川，是不相襯的，我以為如此。中國作為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國，有沒有作過四分之一地球的事務？與有所作為的決心與擔當，以及應享有四分之一地球的資源與權利？這要自我爭取的！

百年的沉寂屈辱，直到今天才看到點曙光，這點曙光也是搖搖晃晃，或明或暗。令吾人最不可理解的，海峽兩岸的政府與人民，政府對人民，人民對政府，彼此都沒有安全感？否則，我又為何要住在偽善的美國？

我是一個極為強悍的中國人，強悍的詩人與藝術家，對於如此的政情現況，實在令人興嘆。令人傷心傷神的吼叫疾呼，懦弱健忘的中國人與無病呻吟的中國台灣省人，健強的團結起來，加油！不要為個人的一點苟安而自喜而自鬥。

今天中國人的和平“崛起”，談不到有何中國的“威脅”論，只是在完成中國應有的，四分之一地球的“本份”而已。以前未盡到作“本份”的失常，現

在中國人自覺的恢復常態，要名符其實的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國的中國人，包括中國人自己要糾正過去習以為常的不正常的錯覺，向世界四分之三的錯覺的人證明。

我是一個詩人與藝術家，前面已有說明，不是歷史學者與政論家，提出我的思考與體驗，也是為恢復中國人的“本份”，而盡作一個中國人的本份。以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本份，以作為一個詩人與藝術家，所具有的敏銳文化知性與豐沛的感性，談談該談的“敏感”的問題。有何不可？

而且此稿放棄著作權，歡迎網絡詩站的讀者與作者們，任何一個中國或外國人，自由張貼轉載，也是為自己為中國人或外國人，各盡其人的本份。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是偽善的人類良心。當如是，否則，可想而知。

2006年元月25日在直射市

歲末風聲

風聲緊急首要護心
就木前非不得已
拒絕所有的傷心與
心痛 然則
一身骸骨終其一生
劍膽琴心人又非
木魚風燈無拒還迎

2005年歲末在直射市

早春傷逝

——母親過世六十六載

山城三月春寒微雨
花雨冷雨淚語驚寒
護城河不識死亡的流水回暖
紙帆紙船不識死亡的
孩子們(老過母親的兒孫)
遠行不歸烽火連連(焦土延燒焦心)
煙雨風塵荒草殘雪血痕
千帆千羽千鶴千山萬水(親故)流放
雲橫天外鶴髮蕭蕭傷口炎炎
夢與蝴蝶不見天使(來去)
天國飄搖殞石星辰不見碑立

母親已不能言語仰視向天
(不信佛不歸主看見什麼?)
三十歲的音容驟然消瘦
落木如柴藥石無助哭也無助
(不識痛的痛症至今無助)
不等蒼老不等水火的完成
皆雲鶴與松風同行(人說是仙遊)
終於穿過三月雨林落花石板路
送出山城門外綠土黃土紅土
安與不安 西行(無親故)
冷熱寒暖花香土香歸於一旦
半世紀又二分之一的
天空 百年後的山海
(緣於張耳〈山緣〉之緣
一聲“不孝兒孫”的痛擊
驚寒而醒而夢而疚遂
推開青龍白虎兩扇門)

回到山城無家的家
天國雲居的母親之鄉
六十六年前後的青絲音容
愛與不孝的離亂風霜
祭如在的生命之
源頭(溯源而上無論)
心源水源山源 歸而

不歸的人子之過近於夕暮矣!
夕暮外永不風燭殘年的
母親的天空(有無天使守護?)
無神的神遊呼喊默思母親母親
再無回聲而吾之
不孝早已注定耳 奈何
(多夢之年從未夢見過母親
由於不孝之罪應得之懲罰否?)

2005年12月22日在直射市

夢見父親

常常夢見父親 昨夜
還夢見父親新鮮如奇遇
(且很現實並不魔幻)
白髮紅顏身強力壯
不像中國老人“仙風道骨”
幾乎如一個現代西方“大力士”
赤膊上身半裸的健美老先生
滿身紅銅色的肌肉立在客廳中央
與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談笑
似如忘年之交頗熟的朋友
好像我也曾相識
彼練中國功夫也寫方言詩
夢中的父親從寫詩和法書之道
已改練舉重和中國武道(不像太極)
十年有成且很有威名在當代武壇
所以這個好戰的青年是來挑戰的
為我巧遇上我說不必了
父親雖然豪壯已九十以上高齡
旁觀無力的我甚為他擔心
三十多歲的朋友硬要一比且說
剛好我在場可由我作見證
(並說擊敗了父親可成大名也)
不管父親接不接受?
不想父親欣然答應
談笑之間他突然出手如風
父親先受一擊卻反身鎖住彼不放
彼久久掙不脫糾纏同時倒在沙發上
我驚覺而醒不知勝負無以作見證

旁曰:
生前的父親八十多歲
高高瘦瘦已過世十多年
算起來已九十餘歲 由於
夢中無生死應當還是八十多
父親棄文就武比生前健壯稍矮
喜歡收藏名畫和大麻雪茄
是向他挑戰的青年向我說的
他的威名於當代也是彼說的

2005年歲末在直射市

附記:此夢甚特別清晰,無傷懷而記之。何以有這樣的夢境,也無解。

憶艾荷華

艾荷華伊叫她愛吾華
九月紅磚路與玉米田的金紅
五月花學舍來自大洋東西南
南極北極火島冰島的拼音拼音
荷市蘭亭夏日之花秋水楓華
週末文友詩酒朗讀格律自由
遊船醉舟啤酒足球賽盡歡
蕭乾艾青王蒙丁玲畢朔望
來也去也保羅·安格爾兄
聶華苓高瑛大學城的師生們
所以伊叫她愛吾華

五四七七抗日學生運動
六四重來六十年八十年春秋
老童生新華人密西失比
小河流細又長天際遊
在那不遠的吊橋那頭
有一位舞蹈的姑娘藍藍
舞成南來北往的雲雁
西華東華總是愛吾華
皓月一空嫦娥奔月探月
九月十月荷花菊花粉紅金黃
童話神話史話詩不在酒
紅酒白酒無意吟風弄月

2006年元月6日在直射市

童話中的風景

——懷 YH

童話中的風景 YH
七月至十月的童話
雨中忙碌的腳印
平交道上枯落的青春
亞熱帶夭折的白楊！
等不及天橋完成的
YH 你在那裡？
你在那裡？YH！
或許天河之旅的天上
不必舟橋吧！YH？

2006年元月7日晨在直射市

附記：青春早夭的詩人楊喚，本名楊白鬱，山東青島人，文書上士隨軍赴台，著有《風景》詩集及童話詩集等。五十餘年前的一個春節，慘死於台北平交道的火車輪下，為了趕去看一場《安徒生傳》的電影，而魂歸童話的天上，成為另一種令人傷懷難忘的風景。青島今已建成詩人作家群像雕塑城，碧海青天楊喚應可還鄉，立成群像之一否？

赤手一方

赤手空拳如
冬日的枯樹
看到長安叫
西安就惱火

2006年元月8日口占在直射市

上帝與太陽

不在天堂也不入地獄
刀山劍水無所不在
自然之外一個煙之無神論者
一個第三自然之上帝

黑中之紅之紅中之黑之
光之肉身 輻射而出

方外之方之圓中之圓之
一個不方不圓的太陽

美與死

無視死亡打開死亡
每一座墓地都是一座家屋如
一座美術館一座產房
如肉身對美與死之信仰
立起不死之美之
疼痛與飛翔

詩人與人詩

叛徒的保祿愈老愈清醒
親吻土地人禍天災
不再以顫抖的手高舉
什麼上帝？仰望什麼天空？

如一個白髮蕭蕭
無神論者的詩人
以血肉人心厚澤泥土
種植人詩鑄情人世

人 詩

送別昨天的人
接生明天的人
作一個今天的人

送別昨天的詩
接生明天的詩
作一部今天的詩

四川行續二首

成都漫步

漫步在一條大馬路上
古城新衢午有秋風之爽
直接寬廣土木大興

鳥聲之外路樹蟬鳴
文化大革命的殘餘
出土文物大鳴大放無起點
終點至毛揮舉手臂的
大理石立像獨白蒼茫回首前往
文物與書畫店與茶店香濃
我不識茶有古玉與來自
金陵雨花石可玩一個下午
踏蟬鳴原路回錦江客店
日落咖啡杯中續行
東方紅西去無終極

錦江小飲有懷

幽靈過大地的詩人之群
草木回溫以盛夏之綠
小飲錦江昨日今日
海洋文藝神遊海洋
山外山海外海鷗外鷗
路過繁花匆匆

東流西散的飲者名與不名
殘星曉月另種風華
茂綠的夏日松雪
乘雲而來話說從頭
不見鷗鶴共登樓

2006年四月中在紐約

肉 體

肉體之脆弱與病痛 不是以戰爭就是
以藝術 我是說不是死即是生
此語不明確 一如肉體隨時遇到生
死無常的不明確

戰爭與禍亂 肉體所以為誰生的麵
包與愛情 如何從戰爭中播種愛情
？從彈坑中收穫地糧？

人與消費

就目前語言文字媒體（立體的聲光色藝亦然）所見，從創作譯作的內涵，人真是到了一個無聊的身心敗破的困境？所最珍惜的親情友情愛情，似乎都不可依存與信賴？只有戰亂的災禍，殺人與被殺？只有肉慾情色排洩嘔吐垃圾，而且自殺連連？

成人與兒童，詩與藝術再無不同的精神消費（享受）？可憐可惡可愛同情同仇同歡等等詞性，大都“迷幻”成中性，人與動物之曖昧性亦非偶然，意外或許有如夢與希望之與另種味覺生產與消費，作為人之可能，樂觀的憂患曖昧的哀愁費解待解。

佛說

佛說“苦海”無邊，生命之海與死亡之海如何選擇？有無“樂海”有岸？佛所說人海茫茫身心內外風浪，“佛即是岸”，然而只說其“苦”？以“生”逐“死”，修“來生”？而以“大悲咒”還須要以“大慈悲”的觀世音潤澤凡塵人間煙火之炊。

菩提在菩提樹上隨遇而安，葉子隨風紛紛零落，不盡然都是“黃葉”秋風，也有青色的新葉，漂流紅塵以煙火之喜悅熱心而生。

一丁點兒提示

偶爾回頭翻開今年春天四月號的《新大陸》（編者按：2004年81期），看到有人談到“誰是主人”已“自殺”的

海子的詩〈主人〉，現把它重抄如下：

你在漁市裡
尋找下弦月
我在月光下
走過小河流

你在婚禮上
使用紅筷子
我在向陽坡
栽上兩行竹

你的夜晚
主人美麗
我的白天
客人笨拙

請讀者無意有心的讀一讀，意象與詩情很農業社會形態，嚴格說離時代很遠，但是不受時空所限可以當成“童話”來讀，也另有“美感”與“幽默”的喜悅，不直以政治來解讀，而嚴重到“自殺”。我對自殺的人，無論古今決不同情。

我也是受過政治迫害的人，我可以這樣說，也必須這樣說，與政治糾纏不清，就上了政治的“當”了。政治迫害的醜陋，你不能與他們同樣的醜陋。超越黨派的政治糾纏，還是一句老話，發現和開創正面的美感與尊嚴，無論創作與評論，可以拚命不能“自殺”也不要殺人。

詩人應當寫“人詩”，在人的廣闊社會，苦難的人世，不要逃避。相反的要介入，社會人世不是只有政治的狹隘與愚昧。

中國人自古以來畏懼政治，又要以政治來解讀詩畫，這也是很奇怪的現象。由於手邊無資料，抱歉不能舉證詳談。

2004年九月中秋前在直射

又及：詩必都有隱喻與暗諷，也不必泛政治化。從悲壯的詩中，發現一點情趣吧，多一點歡快與幽默，多一點美之享受，在仇恨之外。

■張莖

寄秦松 (1932-2007)

他走了
不告而別
這要從他的畫說起
他看似站在圓中
其實立於方外
一如他常常在畫中疾走
又往往溜到畫外緩步

所有的線條與色彩
全都齊備了
只缺一點靈感
畫大致上畫好了
只差最後一筆

僅僅沉思片刻之後
一幅畫轉瞬間便完成了
題詞落款用印
絕對一氣呵成
快得超出想像
他的即興離去
也就不意外了

他走了
不告而別
只留下自己
在畫裡，也在畫外
抽象著

2007年4月20日加州

■非馬

改名

替災難重重的人類改個名字吧
替千瘡百孔的地球改個名字吧

把溫室效應改為蝴蝶效應
把能源危機改為無限生機
把禽流感改為性感或快感

替上帝也改個名字吧
替真主也改個名字吧
或者就讓上帝變成真主
真主變成上帝

天下太平
皆大歡喜

附注：報載臺灣有老翁得了肝病，不去就醫卻去算命。算命師建議他改名字，說是改了名可多活十五年。結果名字改了命卻沒活下來。“蝴蝶效應”為影片名，“無限生機”為電視劇名。

織女！織女！

夜夜
孤單的天上牛郎
在銀河邊
隔岸翹望

夜夜
孤單的人間牛郎
在酒吧間
左擁右抱

附注：中央社倫敦2006年7月20日電：根據英國環境局的最新調查，由於女性荷爾蒙補充物和相關藥品流入河川情況嚴重，英國河流裡三分之一的公魚，竟然變性成為母魚，甚至還“孕育下一代”。

■遠方

皺紋五行

- 1、
當意識的孤島
在茫茫的大海上
突兀升起
歲月
開始老去
- 2、
臭氧層的裂洞
是你蹙起的眉頭
從此
天不再圓滿周全
卻心事重重
- 3、
人類用自己打製的
第一件石器
為大地
刻下
第一道皺紋
- 4、
歷史的傷口
就算癒合了
只要留下疤痕
任美容的雙手如何靈巧
也難以撫平
- 5、
當暴風雪
劃破四月細嫩的肌膚
地球一陣猛咳
季節的鬢角
新添一條魚尾紋
- 6、
冬季焚風一吹

■黃美之

詩情

詩情總有
如落花落葉之紛紛
紛紛之後
不知是落葉還是落花
心事昏沉，呀
詩句竟如南來雁
一字兒排開掠晴空
寫詩一事也不過白忙一陣
敲敲打打
總也打發不走那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
一段情

2007年5月17日

飆車族火上加油
於是流浪漢流浪狗流浪貓
成立合唱隊巡迴演出
生活皺起眉頭

7、
冷不防一聲噴嚏
生活的航船
後退三尺
命運的褶皺
于焉成形

8、
在你將所剩不多的寶
全押上去的時候
那是愛神
及時嘉獎你的
勳章

■鄭玲

橋上的銅像

火把 槍刺
押著他來到橋上
仍然是那樣莊嚴的天庭
不可辱的眉宇
他手撫胸前
嘴唇緊閉
暴君的大臣
最後一聲命令：
說 說出王妃懺悔的秘密
不說 沉江而死！

而他 是神父
——上帝的使者
他傾聽過懺悔者靈魂的哀歌
必須忠於職守
出賣別人是自己的恥辱
大節不可奪

當生命與正義不可兼得的時候
還有別的路嗎

烏雲密佈的天空
驟然綻出一道月光
河面上
亮出一條路的形狀
他縱身一跳！

沉沒 升起
他的荊冠永遠在水上漂流
崇敬捨生取義的人們
為他鑄了一尊銅像
他憂鬱的眼神
悲憫地望著這個世界

好似他
剛從合攏的漩渦中
上升起來

■凌峰

過自己的獨木橋

悲傷身上總是有著童年
誘惑人遠走的又催促人回歸
盲老人眼前一片漆黑
而渴望 高舉起
澆了樹枝的火炬

回家的路
必經一條獨木橋
那兒有座斷崖
如猛獸張開巨嘴
橋下的深淵伸出手來
拽走了多少英雄劍客

但是 兒時放搖籃的地方
不就是人最好的葬身之所嗎
他必須回去
誰的一生
都要過自己的獨木橋

面對著畏懼這個頑敵
他開始武裝自己：
把鞋子脫下
用草繩串起來
搭在肩上
赤足 就有了立錐之地

如同張弓拔弩
把全身的毛孔張向亙古
一步一步 向前走去
急流飛石的喧騰
都消逝天外
他的專注

猶如創世紀太初的上帝
2007年寄自廣州

父親七十五了

一個踉蹌 父親
便依在老屋斑駁的門上
年久的腦血栓
搖撼著銹蝕的門環
父親努力的打開這
很鈍的吱呀
而撲面而來的是空虛
之後 寂靜落下來
青苔漫上窗臺
月亮嵌在門縫裏
一臉滄桑

集市上的母親

母親從貼心口袋裏掏出來
打開幾層方格手帕 展現的毛票
就是母親的身家
而那時 母親站在集市
新鮮的土雞蛋依次擺開
散發著體溫的雞糞味
似一個個土裏土氣的娃娃
樸實而又笨頭笨腦

母雞之於雞蛋
母親之於兒子
這樣的距離並不太遠
他們的身份賤如泥土
一毛錢一個的買賣
多麼良心的交易啊
在鄉村的集市
母親站立成
一枚不合時宜的商品標籤
一陣寒風吹來
我看見母親緊了緊身子
顫抖了一下

2007年寄自湖南

■向明

一桶釘子

——參加詩會我見

都很尖銳
都有短長
都很挺直
都赤條條的像根陽具
隨時準備挺進侵入一處軟弱的地方
每次參加詩人大會
每次看到的是一大桶釘子
閒閒的
橫豎搞在一起待機而動

都是一樣
詩人們聚在一起打屁聊天
釘子們擠在桶子裡氧化生鏽

事實擺明在這裡：
詩人群聚孵不出半個屈原、李杜
那枚釘子不是站出來挨打獨鬥

2007.4.15

長 城

都說那堵龍骨樣蜿蜒的牆
曾擋匈奴和北風
又說那接龍運磚起造的牆
卻被一個女人哭倒
這樣的顛覆也夠厲害了吧
難道強弩真不敵淚水的浸淫？

都說現在不再依靠高牆了
有制敵千里之外的飛彈
又說牆是我們風水的尅星
拆掉它免擋住侏儒往外看風景
這樣的惡搞也太無聊了吧
難道邪說也可信以為真？

■北塔

懷念一座窯

我們用血肉
搭上時間和泥巴
做成的，只是一些胚胎
像上帝造就的這身血肉
只是一堆原材料

我們把各式各樣
對自我的期許
——磚頭、陶罐和花瓶
一股腦兒塞進去
一排排、一層層
整齊地碼好，如同屍體
被收進了太平間

一旦點著，這脂肪，這肌肉
就是最好的燃料
尤其像你這樣的，兄弟
你的火焰熄滅得太早

而我還在外面往裏添柴
用鼓風機把風逼進去
到了一定的溫度
這骨架將破碎
瓷器也將成灰

2007年寄自北京

難怪連四壁都沒有的
周夢蝶這樣說：
不信牆這真理、是顛撲不破
最後且唯一的？
只有寒冷，從不砌牆
且大大大大召喚失魂的刺蝟

2007.4.9

■塞遙

棋 局

這裡是 38 街，往下一條是 39 街
與它交叉的一條叫作第五大道
接下去自然是第六大道了，不會錯的！
——這精心設計的文明，棋盤似的思維呵

這是和平的一天——前方的戰局沒有變化
早報上的新聞已無法令人尖叫了。

垂喪的一天
他沿著棋盤規定的路線合法地游蕩著
他是一顆失業的卒子

一切正常。車馬將相一律不可越軌
時空的經緯牽引著生命的兩線
所有的棋子遵循命運的法則縱橫交錯
只有他——啊只有他是一顆憔悴的棄子

2 點 30 分，他與一朵玫瑰邂逅於風雨中
3 點 30 分，他東張西望於楚漢邊界的
斑馬線上
4 點 30 分，他的影子爬上一根電線桿
欣賞一則尋狗啟事
5 點時，啊！他把一個四方形的廣場
走成一個憂鬱的等邊三角

當西邊的一座高樓叼住了落日
他的空腹便與麥當勞閃亮的廣告牌
對峙於生的死角
不行！他得改變戰局，不能再走錯
一步了他想
雖然這永恆的棋局沒有輸贏

他低頭沉思著種種的可能與不可能
——絕望的烏江啊或許存在著無盡的生機
在耀眼的紅燈閃爍的一瞬間
啊！他突然跳起來對著黃色的欄杆飛奔過去

——一如一顆突圍的奇兵

2006年8月於紐約

■秀陶

失憶的阿梁

從街頭——很多建築、行人以及車，走到巷尾——也是建築、人同車，再走到街頭——還是建築、行人以及車。這是城市才有這許多的建築、人同車，只有城市才有街頭巷尾

走吧，十次、百次……同所有的建築都無關連，碰不到一個相識的人，更不用提那些關起門來飛馳的車了，這是城市不同於別的地方

別的地方沒有什麼街頭巷尾，只有用一隻隻的腳板踩出來的小徑，沒有車，只有大家都相識的人以及各人居住住的建築，甲家有個釘錘，大家都借用。乙家有棵棗樹，大家都有棗子吃，這地方是一個比家更大的家

阿梁迷失了，四日後才經警察送回老人公寓

2007, L. A.

■張耳

柿子下樹

“不賣獅子賣柿子”

六點半開市，到十點盤點
美國的“農民市場”不綠
北京金秋，我電話西岸的女兒——
媽媽逛的是北海的早市
服裝，首飾，早點，家用品
還有瓜菜水果。便宜得一塌糊塗。

去另外不便宜的地方找馬蘭
喝茶。魚的上頭
長瘋一捧馬蹄蓮。馬邊走邊吃
魚呢？魚吃什麼？
呼吸什麼？魚的旁邊
“單向街圖書館”書店茶座
魚的下面坐著我，蹲茅房。如廁時
也不能忘記觀念藝術。我腳下
是透明，踩空，如履薄夢的
一場歷險，魚的投影還是她的長辮？
馬背奔騰的動感？
馬蘭花啊，馬蘭花
（還是茉莉花？
怎麼蒲賽尼記得比我清楚？）

“東四 十條
不念東 四十條”。當然不是
北京人想出來的玩笑，莫非一臉嚴肅
張耳笑得岔氣。“神州行，我看行”
戈尤的話能算數嗎？就憑那張
滿街滿筒子的廣告臉？厚皮
啊呦呦！

金開利德國國際服裝批發市場
“為人民服務”！老五店，老虎廟

八榮八恥，超級女生
達園賓館百年中國新詩的亮點
一屋子助教講師研究員。臧棣獨醒
把玩石器，宇宙是扁的——

妙妙妙！

還有更妙的：人保財險 PICC
灰指甲雞眼精品體育
計生用品青年突擊隊北大孵化器內功深
科爾沁特色壽衣店清華同方

旋轉餐廳我們看世界：
首師大，北師大，比誰的盤大廈大
市重點，國重點，教育基地，
詩中心。學生
給老師打分，老師緊盯著美國來的
三位旅遊詩人表態：中國詩的
五年計劃，前瞻遠矚未來的宏圖大業
亞洲第一高樓臺北 101。可憐花盆裏供奉
原始森林，粉牆上野外風景偷情——
萬壽山外三園：大宅闡山水。一曰
惡補；二曰，誇張；三曰，不信邪
文采閣美食，荷花市場，滿福樓
雪丹女子世界，亮馬橋，宋莊。

那麼零雨清瘦警敏的顴骨，默默地等
什麼？“每天吹出一些泡沫
邊走邊吹（光線隨時出現）”

秋後摘走果實，落葉抱著籬筐

也彷彿一派落寞跡象
莫非詩人錯了——

再看看還是柿子下樹時節
遍地金黃

不比小時候爬樹吃桑椹
滿身滿臉青紫
舌頭嘴唇
等著回家挨大人說。

再念念還是京片子：
四十四個大溜柿子
（嘿嘿）

再念念還饒口：
四——十——四——個
大——色——獅——子
（我女兒更妙）

■黃伯飛

清明時節

肖像前

我依然是
您兩位男女排行
最小的兒子——老十。

我遙望窗外的聖基博爾山
山頂上的幾簇白雲，
我想起廣州近郊的
白雲山，瘦狗嶺，
高踞香港九龍荃灣，
獨傲群島的大帽山。

我在太平洋此岸
已經將近六十年，
每當雨紛紛的清明時節，
身在美東的新英倫，
美西的南加州，
從來都不能遠足走到墓地
默立幾分鐘，只能
一清早兒起來，洗個臉
在您兩位肖像前
輕聲說：爸爸！媽媽！
老十在您跟前兒
行個八九十年前
孩提一般的敬禮！

父子之間

和兩個兒子之間
用我所認識的英文
來了解他們所了解的英文
已經四五十年了

父子之間好像就仗著
這似是完全同意的
聲音，拉拉扯扯地

■黃奇峰

尼加拉加大瀑布

——在加拿大北部山頂觀賞

薄紗的雨幕
模糊了她的翻湧澎湃
窮盡了眼力
遠處就是一個古戰場
千軍萬馬向我這裏驅進
吼聲卻卡在遙遠

遼闊的水域
把這頭舉世聞名的奔獸
塗改成卡通畫裡慢動作的馴犬
不見得是世界大有來頭的奇蹟
倒是那一片拍岸驚濤濺起樓高的水柱
嚇得我急步走避
才驚覺了她的盛怒餘威

唉 我是東方的古典
還是喜歡山水長卷中的一泓
白練
千澗之上瀉下
如一首抒情長詩
吐盡胸中抑鬱

過了一天又一天

可是 這其間有著一些看不見的
絲絲 線線，就是這些絲絲
線線把他們帶到我跟前*
就跟咿呀學語的時候沒有什麼分別地
過了一天又一天
過了一年又一年

*“跟前”在北京的土話中是“跟淺兒(gen chien)”係“在一個人的面前”之意。

等一陣心跳
等一串腳步
等舉起的手又放下
等黑暗中浮上來的敲門聲

等一個背影
等一張面孔
等一陣急促的呼吸
等一雙叛逆的手

等花從枝頭落下來
等果子漸漸變硬
等大地穿起樹葉的衣裳
等寒冷把你送到我溫暖的胸前

你來過

風說你來過，風走了
太陽說你來過，太陽走了
心說你來過，心變成了空氣變成了風

你寬闊的領土和疆域
徹夜等待主宰的君主
從平原到高山
再到叢林的縱深和小巷
夢有著薰衣草的氣味

黑夜是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嗎
我是一縷光，打在你的臉上
我是一條河，滲入你的大地

成長

在時間的列車上，風改變了他的看法
你看那昔日的醜小鴨
比天鵝還要高貴
當她坐下來，風就跑過去親吻她
修長的秀髮
當她轉身離去，風就緊隨其後
托起她雍容的裙裾

而村莊也改變著它的看法
當她經過，人們就在那馨香的空氣中
對貧窮和她笨拙的父親讚不絕口

■包苞
等
·
·
·
·
·
·

■ 蔡克霖

菲律賓三首

1) 馬尼拉

——兼贈詩友弄潮兒和雲鶴

你剛送走“象神”
便又呼喚驟雨來迎接我
里薩爾坐在日落大道上
英姿酷似夕陽的紅銅
友人的吉普尼
馱著音感的彩虹奔來
合著大海的笑語
拉開了盛大的宴席
啊，馬尼拉
你是重情重義的朋友
儘管呼吸略帶點點鹹味
而我恰恰是從遠方遊來的
一條燕尾魚
燈盞舉滿了星星
情誼蕩漾起潮汐
當你捧著大把的珍珠
令我來挑選
我是不貪婪的
只挑選一顆
是你

2006/10/10

2) 漂流：在百勝灘

飛流直下三千尺
李白肯定來過
我也跟上了

扁舟逆行
壯膽的威士卡是我的
急流暗礁也該是我的
兩岸危崖也該是我的
意外的保險我早已辦妥

2006/10/7

一條飛瀑，二條飛瀑，三條飛瀑
銀鏈從天降落
一首詩，二首詩，三首詩
首首潔白明沏
而詩，從什麼時候開始
需要用誰來保衛

掏出二百個比索
便可以在瀑布前聖浴
生活裏我是個常敗將軍
此刻卻高高仰起了眉宇

請不必對我讚歎
儘管只是逗趣
感覺自己興奮不已了
李白才會高興

2006/10/12

3) 長灘島

在長灘島上作了一次深呼吸
九公里長的小島是我呼吸的長度
白雲藍天，大海帆影，一齊蜂擁而至
只有慵懶的狗一隻隻躺在沙灘上

撩起心事的是城市的污濁令人窒息
也不停地被溫柔清涼的海風一陣陣洗滌
遠山安詳，猶如是我寧靜的大腦
每一思索，都會把我帶回這熱戀的海岸
我揀拾起好多好多枚彩色的貝殼
日後好重溫長灘島上一串美麗的細節
沙石的小街，臨海的商店，露天的按摩床
鮮活的美食和嬉笑的頑童不停地水上表演
而我底情愛和長長的愛情故事啊
落下深沉一篇，是在菲律賓的長灘島上

■ 古松

豁然

千萬年來的生老病死
在浩瀚宇宙中糾纏
存在只是剎那
彼此在生命的玄奧中
浮沉
摸索
然後
塵歸塵
土歸土

草木情

是誰說草木無情
向日葵終日含情凝望
別情無極的楊柳牽衣待話
橋邊紅藥年年為誰而生
當清風過後
是誰對你綺妮細語含羞答答
是誰癡情地落在你的肩上
訴說宵來的溫馨

太白詩意

我舉頭看你在萬里外倘佯
離我這樣近卻又那樣遠的
蒼白的朦朧
每一次將盼望提升
總有太多的聯想在笑
當醉意在懷中顛倒
我遂欣然一跳
捕捉你剎那的嫵媚

2007年寄自香港

■馮學良

自由

當囹圄在無法逃出的方寸空間時
該用甚麼心情
看似自由
又像囚禁的身境

外邊的人看我
我看外邊的人
誰是自由
誰被囚禁

註：看一條金魚養在小杯裡，有感。

歷史

一輩子在等待
那開啟歷史的英雄
訴說我們的血淚
還有民族的堅韌

等不到
只好讓歲月醞釀悲情
塗鴉寂寞
還有辛酸

雪的幻想

一、

路不斷向前伸延
卻無法阻止銀白的鋪設

白白的
是一季的心情

■周承強

徽變的情節

去年你在這百年老店
退掉一盒精裝月餅
今年有人把它作為大禮
送進你的家門

不同的是
披了一件漂亮外套

對此你一無所知
你嚼著陳年餡料
把親情友愛笑成出水芙蓉

昨天你剔掉砧板殘渣的怪相
此刻從鏡面消失
或許渾然不覺有時
就是一種幸福

陳年餡料周而復始的故事
每年遲遲登上大報小刊
對面窗口有人類扮鬼臉
你看到鈔票在餅廠堆成了山丘
山腳下隱若有物漚料發臭

政府反復公告公眾道德準則
你一個人面對大鏡面嘮嘮叨叨
或許問題不在條條框框的多少
對此來訪的朋友也訴說不清

2006年寄自廣州

二、

靜靜的守候
一季的寒冬

來了
披我一身雪白

2007年寄自馬來西亞

■明迪

文革頌

是誰說 每隔七八年
詩人們就會出動
混寫一首交響史詩
四十年過去了沒動靜
詩刊編輯怪罪酒裏摻了水

李白了解你的苦悶
把水抽乾 於是
雞尾酒在虛擬五線譜上
狂奏起來 音符錯位橫飛
沒有韻律沒有節奏沒有曲調
反正貝多芬聽不見

你有無數個曲名
綽號是納粹
昵稱人民文革
愛你的願意嫁給你一千次
恨你的早已把你唾罵一萬年

你是婚禮和葬禮的協奏曲
指揮是法國古典大詩人
左手揮刀 右手揮筆
你的樂隊永遠不在樂池裏
你的舞台是主義之主義的N次方
你魅力無窮光照四海
你的DNA隱性繁殖 交錯遺傳

2006.6.20

中秋

月上梢的一瞬間
樹已感受到幾世紀的悲哀

2006.10.6

秋葉

一隻紅天鵝
不知所措地飛出
白雪的舞姿

2006.11.8

■趙明

一個人在湄公河畔

解 渴

掬一把浩蕩千里的激情
想 稀釋汗的鹹味
卻品出相思真甘美

柬埔寨洞里沙湖

說海非海
是湄郎追憶瀾滄時代
一往情深的淚珠

(洞里沙，也稱“海湖”。湄江流經東境的內陸湖，船入內，航行些許里，四顧無邊際，水天一色，浩瀚如大洋，盛產淡水魚。)

冲積平原

鬱鬱不得志的四方壯士
融聚一堂 向世人展示生命
另一章

茅屋雨聲

也是蕭邦

牛背上的幻想

你是風 我便是那雲
一輩子無牽掛

晚 霞

一群麻雀嚙著稻香
繞著誘人的胸脯

■榮惠倫

四季微型詩

春 生

怡紅快綠
從一隻花蝴蝶的飛舞
浮想聯翩

夏 長

陽光 海岸
香肩 草裙
墨鏡快感一夏

秋 收

持螯 賞月
月 在水鄉中
東籬的菊海 黃橙橙了

冬 藏

檐下冰柱 總愛
掛肚牽腸
雪夜裏每一首老歌

2007.3.4 寄自芝加哥

遲遲不願歸去

你倚閭待我歸來的眼神

扛著滿肩日曬
送你
點燃寂寞的夜晚

2007.5.7 寄自越南堤岸

濤 聲

海聲聲連珠
咳嗽
石藥罔效

下弦月

夜雲把它割開半塊
慢慢
下酒

所謂愛

把貼在嘴邊的
層層剝下 給你
從不吝嗇

舊 愛

流放了三十年
偶然回棹
反璞歸真

胡志明市的交通燈

瞞來情意綿綿的
秋波
居然很多人不心醉神迷

白 鴿

炮聲槍聲好不暴躁
嚇得伊拉克的白鴿舉家
離鄉背井

夢

躺在陽光燦爛的地方
有鳥語花香撫摸溫柔
從不做噩夢

2007年3月寄自越南

■杜風人

山水之旅五盅

海 問

浪花 吞吞吐吐千百代
嘔嚙捲舌 訴說了
億萬年 還是那句話

我咬文嚼字 斟滿
一盅風浪 呷入
愁腸 卻說不出一句話

路邊一根小草

撇開腳印踐踏的拓本
一撇一捺 用綠色
挑撥生命丹青

只需一丁點兒雨露與陽光
愛 更理直氣壯的草苗

山中一朵小花

幽林石隙間 搖曳風中
一朵 微微微小的小花

趕在日落以前 用畫眉之筆
捺一筆彩虹 點畫
一朵 夢娜麗沙的微笑

不是孤芳自賞
祇為了愛

相思石

海隅一壘孤岩
潮流浪花 日夜
拍打 卻無動於中

■宋非

崗拉梅朵*

在黃昏的寂靜中
在雪山和峽谷的中心
時間斷裂成潔白的冰塊
漂浮在聖潔的水面

一個巨大的身影
從聖湖最深的水底
俯視著燦爛的星空

雪蓮花
這時在紅塵中開放
散發出淡黑的芬芳
2007年4月，西藏

*崗拉梅朵在藏語中即雪蓮花。

偶爾 片雲駐足
陰沉默默 無蹤無跡
卻飄浮起繾綣的離情

候鳥的天空

蘸雲狂草 把蒼穹
翱翔得更撩草蒼茫

翅膀上長出了詩羽
每一搨翼都在
書寫自由

托白雲捎個口訊
告訴北方伊人 吾乃
一隻 天南地北的候鳥

■心水

隱題詩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竹里館〉

獨孤求敗天下無敵時
坐在如畫的青山綠水處
幽幽嘆息讓寂寞如煙雲飄浮
篁叢茂密蒼翠連綿
裏裏外外自成一片天地

彈奏出的絕妙樂曲
琴聲流瀉中有激情迴旋
復甦的英雄氣概
長城千古以來的好漢也在
嘯聲破空繚繞中黯然

深深的呼吸著
林中清新甘甜的空氣
人來人往的十里紅塵
不曾覓到相惺相惜而又
知情識趣的美人兒

明明滅滅的竹林螢火
月色銀光照耀下已無蹤影
來來回回的反覆舞劍
相識的豪俠已渺 唯我
照樣在歲月蹉跎裏品嚐孤獨

2007年3月10日
於墨爾本無相齋

■伊沙

捫心自問

電視裏出現了
一隻大熊貓
我躺在沙發上
盯住它看了好久
我在心裏問自己
難道我一輩子的奮鬥
就是想成為這廝嗎
並因此而擁有國寶之待遇

像它一樣肥胖到
憨態可掬的程度
像它一樣吃素到
只啃竹子的程度
像它一樣溫馴到
人見人愛的程度
像它一樣節制到
一年只交配兩次的程度

回答已經無需 NO
我發出“嘎”的一聲怪笑
當即換了頻道

致命的母愛

母親
日子過得好快
沒有你的日子過得更快
天堂裏的日子
也是這麼不經過嗎
母親，掐指算算
你已經去了十年

十年中我怕痛
很少主動地想你
每每都是你自己
鑽到我心裏來的
帶著過去歲月中的
往事和細節
帶著你對我的
刻骨銘心的愛
就像現在我感冒了
你馬上跑來看我
和那年我感冒時一樣
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
看著我吃完藥
你叮囑我說：不許房事
還有一次與感冒無關
與房事有關
是個夏天
熱得發昏
你又對我愛得失去了
長者的風度
母親的分寸
關心再次過度
更不含蓄地對我說：
“做愛的時候
暫時先把電扇關了
至少不要正對著自己的身體吹”

駁

有個庸人提到了“口碑”一詞
他們總是喜歡大言不慚地
觸及“道德”的同義詞
我問他：口碑是否就是
將人的舌頭割去壘成碑
還血乎拉拉的？

■亡蛹

鄉間記事（組詩選五）

故鄉的酒鬼

故鄉的酒鬼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
歲末年初，他在酒精中胡言亂語
從不談起自己的人生
就事論事，我在城市的一角
常以為每一次酒後的狂歡中
自己是他相同的翻版

放火

在秋天收穫了金黃之後
農民們開始在田間放火
前年，我跟隨父親用一根火柴
燒去無數植物乾老的軀體
我看著這些火焰燒著……
燒黑了父親從前年輕紅潤的
面部表情

童趣

翻過幾個沙丘後
看見自己的童年在午後玩耍
靜立瞬間
鄉間麥子的味道
陶然到一九八幾年的
某一個夏天

自慰

我的寧靜的村莊
昨夜被月光撫過
她的顫抖著的身體
快慰的呻吟
一個婦性的村莊
多年的積鬱
清晨，我醒來
看見農人的煙筒裏
吐出她灰色的
一聲歎息

在母親的心上流浪

一縷煙升起的地方，蒙古
北部凌晨的光線仿如刀子
是她把一摺柴火送入爐中
這是當地風俗
兒出門
煙相送
於是離家的人
便可以青雲直上
而當時
為我升煙的人
燒哭了我的眼睛
我感動於自己的母親
用鄉村最先升起的煙霧
把那些勤快的公雞叫醒
天亮了
雞啼一聲
一帆風順

■何殤

又名西毒何殤，1981年生於陝西府谷，2004年畢業於中國西北大學中文系，現居西安。

2月1日

經過一番艱辛
我終於第一次
爬上了家鄉附近的山頂
這裏有座遠近聞名的寺院
香火旺盛

即使是在佛祖面前
我也顧不得衣冠整齊
脫掉上身僅剩的背心
擰乾上面的汗
一陣涼風吹來
暢快難以言喻

我看見一個
身著灰色僧衣

戴灰色僧帽的人
沿著漫長的臺階
一步一磕頭
朝山上爬來

準確地說
那是個女人
粗通佛理的朋友告訴我
她就是女居士
也就是我能理解的
俗家女弟子

等她爬上山來
進廟堂燒香念經罷了
我才有機會走近她
出於對虔誠的好奇
意圖討教幾句
很遺憾
我稱她師傅
她叫我帥哥

2月2日

在省政府前的
新城廣場
她有順序地
脫掉外衣和內衣
優雅地邁進
噴泉水池裏
一絲不苟地洗澡
嚇壞了旁邊
閒談的老人
驚散了長椅上
纏綿的情侶
只有幾個小孩子
扔著小土塊
罵她瘋子
她笑嘻嘻的
也不生氣
纖弱的身體
在夕照下
格外美麗
旁觀的我

那時
很想把她帶回家
我知道
秋意已濃
夜涼似水
而此刻
天已經迅速
黑了

2月11日

沒有人能像我一樣
躺在焦灼的陽光下
卻保持一顆睡眠的心

如果不是陽臺下的老人
還穿著熊一樣笨拙的棉衣
我差點以為夏天提前來臨

我身體裏的蛇，已經蘇醒
經過漫長的冬眠
此刻，它正企圖鑽出泥土

它舒展著身體，坦露肚皮
它張開大嘴，語氣貪婪而無賴
讓我吃，讓我吃，我要蛻皮

■木子

原就讀於陝西某高校，與秦客、黑河、徐鶴翔等主持《漢》文學網站和《漢》詩刊。陝西漢中人，現供職于西安某中學。

我沒有走過那扇門

我失去了一切
和一個魂靈在一起
我們走過很多地方
我看到有人撿破爛
我也看見沒有胳膊的少女
和愛滋病的村子
我夜夜失眠
我爬在火車的窗口上

向外望
那成熟的包穀、和麥子
和我一起奔跑
那裡有一棵樹靜靜地站著
從我眼中劃過
如一陣風
在荒蕪的灌木林裏
我右手撥開叢林的霧氣
一個人走進去一個人走出來
消失在地球的另一端
沒有人告訴我
天亮了、天黑了
天涼了、加衣服
也沒有人再那般望著我
讓我的心痛不已
我捂著胸口
邊走邊等待那片月光
我在瞬間夢見
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
一個沒有翅膀的天使
手裏拿著一隻蘋果
說0點時上帝死了
而他那只眼睛還在轉動

我所寫的文字

我所寫的文字
便是一個時代
等到有一天
我將死去的時候
它們會回來
一個一個和我告別
聚攏在墳頭
化做飛蛾

我從神殿中走過

昏暗的樓道
香煙、啤酒、和垃圾的黴味
是我思維的歸宿
每一個人可以像一陣風

從我身邊劃過
異樣的聲音輾轉在光折射的空間裏
像五月天裏的麥芒
一根根都紮在我的胸口
牆角上的幾隻壁虎
和塗滿鞋印的過道
慘澹中渴望著一種釋放

那些已過去的歲月

那些已過去的歲月
宛如一陣風
一場雨
一杯酒
一首詩
一口唾沫液
吞進去、吐出來、再也咽不下去

■秦容

原名王剛，1981年出生於陝北清澗縣。有作品入選《2003年大學生最佳詩歌選》《被遺忘的經典作品·詩歌卷》等選本。

三塊純潔的顏色

我們這兒的冬天
不像四季如春的南方
我們這兒只有三塊顏色
三塊看上去很純潔的顏色
(如果下雪了)

土是白色的
天是藍色的
(如果下雪了)
天氣晴朗
雪是雪白的
土是土白的
天還像以前一樣
藍的出奇

邂逅

我看見過邂逅
我也曾遇到過邂逅
那是在龍山的火車站
在冬天龍山的十二月裏
我看見過一個懷孕的少婦
圍著一條粉紅色的圍巾

我曾這樣寫道
有一個懷孕的少婦
圍著一條粉紅色的圍巾
坐在我的旁邊
在一首關於邂逅的詩裏
她曾這樣出現過

看起來很像形容詞

門窗都關著
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
把所有抽出的煙吐在房子
沒有一點的空氣進來或出去
煙在房子的中間飄著
一動不動
也沒有要散開的打算
我終於看見一團看起來
像雲霧一樣的東西飄在我的眼裏

■胡小病

有的時候也叫胡三。1979年1月生於豐城，屬馬。

18歲到14歲

十八歲到十四歲
我是個懵懂的雙性戀者
十八歲
和女友分手
和男友分手
他們眼淚紛紛
如雨雪

十七歲到十五歲
飛鴻傳書
青春期
苦悶的愛情
考什麼鳥大學
剃倆光頭
十四歲
給心儀的女孩
輾轉捎出一封情書
摯愛的男友
替我剝開包皮
幫我手淫
不會想到今天
女友的兒子
上了學前班
男友的兒子
進了幼稚園
而我在北方
在姑娘們中間
樂此不疲地周旋
其實事情過去
也沒幾年

幾回回

雪，已經下開了
戰鬥，還沒有打響
仍然沒有
一個個敵人
越過山頭
鑼鼓號角響起
士兵的鞋子
根本不像鞋子
我們躺在革命的草堆裏
講鬼故事
我們坐在山腳下
看黃碟

有人在嗎

在用破布圍成的衣櫃裏
我側坐，或蹲著

也可以躺下
手裏有瓶很冰的啤酒
不管進來的是什麼人
我都會猛喝一口
然後閉上右耳
聽一聽
他搞出的動靜

■艾蒿

1982年出生於陝西，2003年畢業於西北工業大學。現居西安。

鬼節

對於我們
燒紙
並不算太難
對於鬼
他們懂得人情世故
確在另一個世界
盯著我們
你把這些紙燒給那些
沒有出息的人
我正擔心的是
死亡
和
另外一個世界是不是
會有這一天
瘋狂的爭搶

私家偵探

四十多歲了
私家偵探
有一把槍
雖然上過膛
但從未殺過人
私家偵探有一把刀子
每個晚上總要練習一陣
從五米的地方扔到靶上
又準又狠

報仇

那小子終於挨打了
不是一個人打的他
是一夥人
他以前欺負過我
我抓住這個機會
渾水摸魚
偷偷的狠踢了他兩腳
然後我走了
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
他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踢的最重的兩腳
是我給他的

虛構

模特穿著各種漂亮的衣服
站在商店門前
讓人們看
有一天她實在站不穩了
就摔了下來
首先摔斷了頭
然後是一隻胳膊和
一條腿
老闆去隔壁打牌了
沒有看見
另一具虛構的模特
跑過來抱著她
斷掉的頭
大哭了一場

深夜吵架

隔壁的男女吵架
聲音儘量壓的很低
我聽不清
他們吵架的內容
深夜兩點
被突然吵醒的我
產生了些意外的念頭
手握著犯罪的慾望
悄然勃起

■非擊

原名薛博，生於1980年。1998年開始寫詩，參與發起《存在者》《解放》等詩團體。04年開始研究電腦音樂，06年返回西安經商。

我是一顆江中石

我的前世是魚
我堅信
因為我夢中的暢遊
終日穿梭
從無數對情人的手指間
終日傾聽
落寞者的衷腸
終日目睹
孩子們的嬉鬧
我在夢醒前
未能找到歸宿

年復一年
我已光滑如鏡
我已純淨如水

我期盼 我等待
我甚至祈禱
一次機緣
與上蒼的恩惠
在很多年之後
一雙隨意的手
將我擲出
我飛旋
在平靜的江面
即使 一瞬

雁 塔

兒子長大了
父親已經不能
看清你的輪廓
但永遠不會迷失
你的方向

腳印 深深淺淺
近近遠遠
始於此
走了千年
行了千里
卻總不能忘記
一個虔誠的背影
與一雙手的關懷
這不是信念
也不是使命
而是在凡世中
最終做出的選擇
去尋找那
傳說內心中
真正的寧靜

在歷史的面前
一生只是轉瞬
我不是樹
不是磚 不是瓦
只是一顆肉身
我寧願沒有名字
也不再用傷痕
作為記號

只有你
為我做證

■黃火冰

1978年出生于陝西涇陽，曾為解放文學聯盟發起人和主將之一，現居西安，任某時尚雜誌主編。

日夜之一

這是安寧的小鎮
這是我們坐落在安寧上的
偏遠的房屋
這是我們偏遠的桌子和
偏遠的床 親愛的
你就躺在那裏吧

不要動吧
你不要動
讓大風在寂靜裏動
讓風拍擊窗子
讓窗子動
出遠門的人在夜裏趕路
途經我們洩露出去的一丁點光亮
這些古時候的人 騎馬的人
已經被高高掛起
被一路上的風塵嚇壞了
你不要去管他

日夜之二

你記不記得
2002年九月十五日夜
風波不起 星月滿天
我背對著你
坐在桌子前面吐煙圈
你記不記得我究竟吐掉了多少個煙圈
你斜倚在床上
等著我把煙圈吐進
把自己吐得更空
俯下身去抱一抱你
那是初相遇嗎
我們在更大的寂寞裏僵持著
你一句話也不說

動詞：舔

我老了
我的牙掉進你的肉裏
親愛的
我不能再尖利地
咬你了
我咬不動也咬不深
咬不到你咯咯的笑了
我垂著
手也垂著 胳膊也垂著
我垂著看你 很難受
難受也垂著

■陝西詩人作品輯■

■陳銘華

漢陽陵記事

你半跪著伸出
溫婉的雙手
沏茶還是斟酒

我愈挨愈近
直到額角冰涼生痛
纔驚覺
我們離文景之治
畢竟還隔著一層玻璃

2007年3月13日西安

酒泉夜雪

果然
我們的火車趕不上
霍大將軍的快馬
抵站時 雪落
酒已成泉

2007年3月14日午夜於酒泉

嘉峪關

從小學課本裡開始
雪一直下 一直下
民國不見了
清明元宋不見了
烽火台茫茫
大地莽莽
就連我也還原為
漢秦的模樣

2007年3月15日嘉峪關

月亮有殼
我在剝落秋天的
衣裳

一些從遠方
遷來的野花
在黃昏裏
將變成另一種顏色

她們和我的盼望
挨得很近
她們的額前
飄著露水淺淺的鼻吸

她們在低矮的
灌木叢中間找路
一隻很笨的小熊
成為了我的朋友

幸福就是這個樣子
我轉身的瞬間
露臺下忘了回家的麥田
露出了純真的臉

2006年寄自遼寧

伏羲一號

無極生有極
有極生兩儀
兩儀生此岸的電腦
電腦生彼岸的計算機
一位四位八位六十四位組
河圖和洛書
我都要全部統一
以你的名字上市

2007年3月16日甘肅天水

■司空雨

童話

■原上星星

也寫故鄉的麥子

故鄉安陸的麥子婀娜多姿
常常讓我想起一位鍾情的姑娘
收穫著麥子常常讓我憧憬著
收穫那些未來的希望

麥子的長勢就如同姑娘身段的模樣
她有著長長的睫毛如同麥子長長的
麥芒
茁壯的麥子把果實和笑容都結在臉上
如同她笑彎了腰時的神采飛揚

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幅水乳交融的
風情畫
就是她胸脯的起伏如同起伏的麥浪
她站在麥田的中央，沖著我
也把笑容寫在燦爛的臉龐

成熟的麥子也在陽光下燦爛地笑著
並把自己的一生嫁給了生它養它的
那片土地
而她，卻嫁給了遠方

從此故鄉的麥子沉寂下來了
我也失望了
有一天我開始浪跡天涯
就像麥浪滾滾漂泊他鄉

我與麥子的分離就是骨肉分離
我有家難回就是再也回不到麥田的
中央
我的流浪
就如同身不由己的麥子
被廉價出賣在每個工業區每條街巷

2006年寄自湖北

■楊明通

兩張臉之間的 影像關係

酒鬼唱著啞啞的歌
你也唱著啞啞的歌

在一個漆黑的表面，這樣的風景
才會出現
我吹著你身上的煙，吹瘋狂的煙
你無法將它捂住，因為你我同時
感到苦痛
我收集的死者的白色眼睛，他們
為我指明了路

之前，我還有兄弟還有乳房還有
污染了的湖水
之前，我還有臉皮，還有圖畫，
還有進行的買賣

那個有肺病女人的皮膚被製作一條
裙子，你早晚穿著
啃著骨頭，窗外的明通與窗內的
明通越來越遠
我站在事物的肚皮上跳舞，唱你，
唱著啞啞的歌

四面的玻璃

我像一個困獸，你也呼之欲出
房子有兩個層次，我們選擇遠離濕地的
貌似罐頭的兩個肉體互相碰撞：

兩個悲傷，你拋棄那個最大的
政治果子，分辨不出哪個才是你凝神的
方向，你幾次穿過豆蔻都發了鳴笛
沒有事物回到事物本身，你沒有，
石頭也沒有
你焦渴難忍，新長的鼻子患有
炎症，胯下種種遺留下來的
思想都結成了白色果子，我知道，
這個時間

■長篙

□ 紅

一把鋒利的刀
刺破單薄的唇
釋放出鮮紅的鼎盛

在城市的另一隅
正輕輕地
輕輕地 撫摸
一道受傷的裂口

2006.12.3 湖南

紅色果子沒有什麼意義，你卻拿在
手中把玩，扔骰子，大大
小小的都不是一個北極，沒有茄子
可以吃
每個中午你都在挨餓，你說：在
面對自己獨立的內心同時
詩可以直插政治與經濟的核心，
磷光不夠，我翻手豐饒
企圖成為另一個太陽，以為這是
自己的聲音
與日光摩擦，你失驚無神
而我們從來就不知道：你渴望
完美，是誰的過錯

發 覺

番瓜沒有什麼唱頭
臥房沒有什麼唱頭
法庭沒有什麼唱頭
苦惱沒有什麼唱頭
沒有什麼唱頭代表著我的困惑
縮短的乳房沒有什麼唱頭
臉皮翩翩沒有什麼唱頭
鞍鼻沒有什麼唱頭
昆明沒有什麼唱頭邏輯沒有什麼唱頭
第二天，也沒有什麼唱頭

2006年寄自廣東

整個晚上

我都在毒藥的包圍中度過
先是殺蟲劑，然後是蚊香
我變本加厲地使用武器
房間中充滿了火藥味
蚊蟲們敗下陣來
我卻難以順暢地呼吸

早晨，我打掃房間，發現
案頭法布林的《昆蟲記》上
也躺著一隻遇難的蒼蠅

火 車

火車去哈爾濱
火車縫著錦繡
有一些綠色
越過我身邊那些不斷往嘴裏
塞食物的人
滲進來
但我為什麼不高興
我為什麼不高興呢
水跡從書頁上褪去
那圖畫裏的人就要走出來了

貢 獻

風沙交出黃昏
日光讓位給日光燈 還有更多的
彩色燈火
他們從麻將桌轉移到餐桌
手藝人也交出最後的工具
新刷的油漆在欄杆上交出了不安份
細細的塵土之上
有年月和舊車輪碾過
改行下海的文人此刻被小蜜
整理著領帶
發福的身體和渾濁的眼神交出了
責任和忠誠
陳年的妻小在別處閱讀著當初
痛苦與平靜的結集

2007年寄自瀋陽

■千艾君 前 夜

■謝勳

淌血的榮耀

來自遙遠的
戰鼓聲響起，
沾血的刀光劍影
不講邏輯。
總是，
為了榮耀
幾個自戀的風流，
為了編造
幾章動人的神話故事。

世代的傳說
把那一片片的水煙依然
吹得殺氣瀰漫。
而那陣陣鑼鼓的舞弄，
啊，
卻是天下母親的最痛。

沒有窗子的世界

——遊安徽徽州古民居有感

沒有窗子，這裡
只能無聲地
向天空的一個角落傾訴。
寂寞的眼睛
伴著念珠
不斷朝著內心端詳。

再細微的想望
也要全數交給
比灰瓦還灰的
禮教。
青春的歲月
守護在千百里外
一線的財祿夢中。

■杜文輝

黃昏

您總是這樣
每天把早晚兩個悲壯
給我
而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忘啊

我看見結束
比開始還要艱辛
律條一樣
天空陪葬了一堆灰
然後什麼就可以安靜

天地
這座大房子
徹底暗下來的時候
我要趕回去
在我的小房子裏
尋找光明

2006年寄自甘肅

只盼望……
唉，只盼望……

桃紅奔放在樹間，
巷底傳來的二胡
卻把這條鑲著古老的小路
拉得長長冷冷的。

註：古代徽州商人經年在外。為
保有隱私，古民居封閉式的祠堂少
有窗子，採光多靠天井。

■魯行

回家

鄉間小路連陰天就成了一條黃泥鰍
扭動細腰出沒榛莽雜草間
從長途大巴的行李廂拎出背囊
我就踩著這條身長八公里的泥鰍搯回家
一路上摔過多少跟頭記不清了
路遇的人無不拋來忍俊不禁的目光
快進家門時的一跤跌得最重
像是朝聖者禮佛的五體投地
我被自己的虔誠深深感動 涕泗滂沱
哦 故鄉 已經很久很久不曾這樣
一頭撲進你的懷抱

灰黯的遠天裂開一道雲縫
金子般斜陽鍍亮我此刻的心情

清明

多淚的日子 風特別大
日子不是因為迎風纔流淚
還沒走近墓塚 田塍上珠淚紛飛的
草葉就把我的褲腳打濕了

風愈刮愈猛 我給娘磕頭
麥苗油菜花 墳前纔拱出攆把長的
嫩茅芽以及佩戴白花紫花的薺菜地丁
也跟著磕頭
我轉身離開走出一程 它們
仍長跪不起 膜拜叩首
身子匍得很低 就要貼到地面了

又是清明 今年不能回老家
給娘上墳了 我的
青的黃的紫的白的兄弟姐妹
比我更孝順的兄弟姐妹啊
就替我給娘多磕幾個頭罷

2007年油菜花黃時寄自河南

■彭國全

紅楓，燃燒的夢

漫山遍野
以驚世之舉，一炬
點燃了夢

彩焰熊熊
可燒不焦小鳥的彩翎
但燒得水底紅燜爛
很神，很奇
這煌煌無愧於秋的夢

令香銷的春色 魂歸
繞著黃 橙 紅 紫
團團轉，著色不得
沒有顯靈
沒有還魂
只悄悄說聲：果然紅於二月花

酡顏的楓葉
不懼燒成灰燼
醉裡仍知
詩才是自己的真身

紅楓魂斷

換上紅裝
如初陽一經噴薄就捲不住光彩
傾慕者絡繹秋徑而來

紅袖拂霜
拂過晨曦，拂過黃昏
找尋心儀的所屬

眼看又是一年白等
葉掌摸遍了，仍摸不著天意
為什麼紅鸞星不肯動

■陳曉林

我與盲人按摩師

你是從漆黑的曠野裏
走出來的
手臂支撐著明朗的天空

我把被鋼鐵撞痛後的關節
伸給你那一瞬
突然感覺出陽光的重量
隔著光明永恒的牆壁
火焰從我體內猛烈

擴張
爆發
你能聽見那些鋼鐵騷動的
回音麼
在大地與天空之間
工廠燃燒成一部遠景

你的手指長滿了風和雨
不停地演奏陽光和
青草地
我無法破譯光明與黑暗
失戀的風景
只能相對無言
同太陽一起承受一種
孤獨

2006年寄自重慶

出血的指掌在風中斷落
扣問地心
綠過了，黃過了
又超乎尋常
紅過了，為什麼
不讓開花？不讓出嫁？

多杙堂堂正正結籽啊
不要私生的名聲

2007年寄自紐約

■張瑞

另一種答案

另一種光是在太陽睡去了之後
黑夜，捧出了月亮和星星

另一種綠色是秋風飄飄的日子
書頁，收藏的那一枚記憶

另一種飛翔是在鳥兒折翅時
羽毛，仍然的親近於天空

另一種行走是萬水千山的艱難
遠方，對腳步的問候

另一種微笑是在淚水打濕的枕旁
夢裏，思念來與你交匯

另一種表達是無語之後的整理
心靈，融化了衝動和冰冷

另一種答案是季節摘采了花朵
希望，在枝頭醞釀成果實

燈光閃亮

燈光閃亮
愈加濃重了夜色
一指之外便是無語的沉寂

在清晰和迷茫間
穿行，人流湧動的街市
是預料之外的漲潮時分

游動的身軀
隨波逐流，衝動的追趕在
別人的笑聲之後

那些忽然間氾濫而起的心思
在此時，燈光閃亮
讓我誤以為是陽光穿過了海岸

2006年寄自山東

■夏野

春天風雲錄

一幀

春末，重霧南北緊鎖

狂飆為誰從天落

喜鵲亂叫

夜鶯癡笑

八哥賣舌

鸚鵡飛舞

叫吧笑吧賣舌吧飛舞吧

擔憂那麼多的鬼東西？

親人友人故人戀人……

一切人的心靈都清楚

狂妄自大的危險

偏見傲慢的卑賤

神諭魔魂的昏庸

一場一場驚濤駭浪中

砂礫擊潮的，是你

砥柱中流的，是你

逐波永進的，也是你

一切風，一切雲，一切霧

都會消失

極目望天，你獨醒

二幀

面對著看不清摸不透的

春天的暴風驟雨

撲朔迷離的枝枝葉葉

滿目都是來自天空而降的沙塵

心有悸懼

心有疲困

心有憤懣

心有遺恨

歷史的粗暴節奏在閃電

花樣翻新的標籤在變換

昨天，高昂的火炬漸熄漸滅

今天，人心的修補愈來愈碎

明天呢？肥皂的泡沫

一串串五光十彩在空中飄零

克隆出的一叢叢蘋果林

一類類不停歇的禁忌

夢幻與妄想交尾

把腦袋攢入窟窿中

春夏秋冬四季一個樣的品味

等？爬？遁？

一股惡浪從太平洋湧來

感受記憶之風更強勁

三幀

春天的生命很是恐怖

往事不准回憶

痛苦不准傾訴

債務不准討還

打砸搶的惡果不准掃除

消逝的讓它消逝

蒼白的讓它蒼白

混沌的讓它混沌

掏空的讓它掏空

蒙著眼——一切去歌頌

捂著耳——一切去鼓掌

綁著手——一切去讚美

一場場苦難和浩劫留給後人

去驗證

小火電頃刻被炸毀

小鐵礦頃刻被轟掉

小煤窯頃刻被關閉

大大小小水庫仍在高歌

誰來歸還大地的清白宏偉

的日和夜？

（污染的天然屏障正在
埋藏著愛戀者的屍骨）

“一切的歷程總結成一重重塞滿碎
片的地層，岩洞中起伏縈繞的是野

■卓琦培

玻璃杯子裏的水

洗淨了七情六慾

在走不出也看不見的四壁之間
你，睡了

夢見自己是大江大河

或迂回曲折，或汪洋恣肆

奔波著，雖九死而無悔

夢見自己是雲是霧

為了這一方乾渴的土地

時而細雨霏霏，時而熱淚滂沱

而此刻，是誰

置你於一隻又一隻杯中

克隆出一個又一個相同的形狀

不要問浩浩蕩蕩的激情哪裡去了

杯子裏聽不到濤聲

沒有波瀾沒有漣漪也沒有歎息

還記得那許多往事塵緣嗎

今生和前世

其實只隔著薄薄的一層玻璃

只是我的思緒，似水卻不是水

不甘受拘於四壁之間

要去風也到不了的地方，放浪形骸

2007年自南京

牛下顎嶙峋的吼叫，殘骨腐骼盤根錯節，花粉野狼散落一團團：這一切就留給活人去重造象徵靈魂的陷阱。我知道，只要我們的腳還踩得到底，一切流浪就還只是在扮演著一些禮儀。”^①

^①摘自法國當代詩人羅·格拉齊亞尼《阿爾塔米拉，最初之人》。

2007年4月22日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李斐

哭訴倉頡

好飲好食又好住
他回到故國
身體養得肥肥白白
淚腺就份外敏感
走在街上高高興興
注目高樓禮讚祖國的豐年
鏡頭下同胞歡顏暢露喜慶
快樂的心情讀著街名路標
交通條例和公共告示
準備整理去重新認識
這塊出生也陌生土地
他猛然感覺斷裂腦橋
左腦和右腦失去聯繫
滿臉流下眼水兼鼻涕
以為花粉過敏來早了
吃藥過後原因才知道
讀罷殘廢不全的字體
他狂躁嚷叫要找倉頡
要去開封要上秦庭
路人避開笑語竊竊
別阻地球移動旋轉
他說李斯一統小篆傳隸楷
東漢讀書人許慎文字勤修正
淘汰和整理經歷悠長之路徑
唐朝徐堅窮年編著《初學記》
宋代王洙覓字集形有《類編》
前人一點一撇鑄字兼造意
以象為形以形為義
數千年血緣傳承之基因
培育民族圖線方式思維
天賦領悟抽象文化智商
有空何妨翻看《康熙字典》
豐厚百匯先人智慧結晶
請問有誰認識元朝“八思巴”
意識裡潛藏傳統中華民族性
感天謝地遺傳因子也謝祖先

■傅智祥

馬鈴薯

祖父 父親 我
一塊
一塊
塊塊曲線清晰
世世代代 拱起
家山的泥土
擲地咚咚有聲

陽光下，孩子們
一頭栽進民工潮流
萬里長江滌蕩打滾
大浪淘淨
身上的黃泥

2007年寄自四川

你看如今請看啊他喘氣說
日常用字無故地失蹤
古人苦心用意姦污了
那些殘疾無義害病字
違論美感線條的歪曲
千秋文化破壞遭肢解
那些白作聰明學術人士
胡搞亂為卻無超越古意
該罰長立出土漢墓靜省思
他說上山下鄉要找倉頡
不能忍受精神上的殘缺
要控訴謀殺文字的兇手
他亂吼到處又亂叫
醫生開方嚴重話病情
一定要速速離境
他回來紐約我去接機
他看來養得白白胖胖
說話有些瘋三癲四
好飲好食好住似忘記

2007年3月10日初稿
3月16日修稿紐約

■蒼虞

夜 黑

我想說。沒有聲音
我想說。嘴也不見了
我在黑夜裏，睜大的瞳孔
發出黑暗的光澤。我等待
我等待一個女人 傾聽，撫摸、親吻
在這個無聲的夜裏
沒有人理我。我的手機沉默
就連它也不再與我曖昧
我躺著，抽煙
但不是用嘴，而是用血
血液流淌，尼古丁含量增多
我看不見那個女人，雖然我知
她也躺在黑夜裏，等待

詩的三種道具

寫詩時，我愛上網路、香煙、和純淨水
我愛上網路的虛無，香煙的縹緲
和質樸清純的純淨水
我愛上煙霧逝去，網路無窮變幻
純淨水還和往常一樣
一身純樸立在我的面前
在黎明時刻，在第一縷光芒刺穿黑暗之前
一首詩，在虛擬的網路裏
沉默成一隻空了的純淨水瓶

在書店

文字和紙張
構築知識的海洋
目光追隨著波浪遠行
思想同它在沙灘上洗滌
書店裏的詩人，暢快地吸足
陽光的墨水

波浪遠行，悄悄走進了世界
柔軟的沙灘，這時更細了

2007年寄自江西

■陳武

記憶裏的七個瞬間

想 起

被一個女孩感動
是十分單純的
它記錄在 1987 年

1987 年的城市
時髦一首歌
我記不起它的名字
儘管 我曾在它的氣息中住過

現在 一切已恍然若夢
只到那首歌的出現
一個女孩的面孔
又讓我想起

往 事

不是因為不愛
記下這個日子
讓我們共同紀念

接著 我們又要匆忙
我們來不及擦盡心靈的淚水
只到晚間 它進一步回潮

我們路過很長很長的街市
傷痛被喧囂壓得麻木

驚醒時
我已能從你的頭上
辨出一根白髮

陽 臺

斜視上去
已看不見更遠的天空

通常 我們在五樓

眺望十樓前面的風景

玻璃鋼筋和水泥
深入我們眼底

一個願望久久地
被澆鑄已麻木

無 題

外面正在下雨 我走下樓去
手握一封信
郵箱在馬路的對面

一陣風 我裹緊了身子
看看信是否被水打濕

衝過馬路 雨點很密
我迅速把信投入郵箱

身子一下子釋放了
遠處 迷迷濛濛
積水處飄著一隻白紙船

琴 聲

從對面的五樓傳來
很長時間
我聽著這聲音
我漸漸習慣聽這聲音

我和琴的主人從未謀面
我暗暗記下一種熟悉的氣息
人群中 我又無法分辨它

那琴聲極美
像從少女的內心流向少年

我按捺不住去造訪
開門的是位老人
讓我驚訝
卻並不令我失望

2007 年寄自南京

■曾廣健

萬水千山總是情

縷縷的粉
絲絲的麵
一碗繞著山山水水
從墨爾本架搭至西貢
我和你南國相逢

津津細嚼一曲
“萬水千山總是情”
熱氣蒸騰的
同鄉情

2007/4/1 脫稿越南西貢

後記：2007/3/28 日清早與清遠同鄉黃誠基鄉親，及其剛從澳洲墨爾本回國省親的幼公子振榮兄喝早茶，黃誠基老鄉親點了一首“萬水千山總是情”的歌送給我們作初次見面，謹以此詩誌。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資中華

火車

我常坐火車
火車也常常載我
生活，總是不斷地
下車，上車

一個個的月臺
上落著悲歡離合
一次次的旅行
演繹著人生苦樂

命運被人設定了軌道
紅綠燈把我引向歸宿
而車窗外的風景
時遠時近地看著我

你的紅唇

開啟你的唇
為我打開
通向你的幽徑

吐露你的聲息
用你的芬芳
點燃我的身心

你的一張一合
可以破譯
我生命的全部

沉淪在對你的感動
你的紅唇
我的宇宙黑洞

2007年寄自廣東

■徐綠樹

握手

我們有時會無法忘記某個場景
比如戀人間一次交心的握手
一個親吻
或者一隻雞被宰時的最後振翅和哀鳴

一條路能夠有多寬
一架橋能夠有多長
一隻手握著另一隻手行駛在上面
能夠有多少振顫和溫暖
卻一直握到今天
也許將延伸到未來的永遠
這樣以來
我很明白
它最終會成長為一種隱秘又疼痛的符號

有一些事件
有一些場景
忘記非常簡單
但卻不是自己說了算
無論強加給它多少理由
它固執的硬度無可改變
就那樣默默陪你等待奇跡再現
不然就含痛一直陪你到死的那一瞬間

2007年寄自海香洲

■蔡忠

學畫

宇宙蒼穹萬象
在筆下

埋首戶內
只要一幀稱心
澹泊明志
又蘸點墨香
潑出不再是
烘烘炎夏

悠閑時
從容三兩筆
彩色人生

春

陽光調節溫度
歸燕捎來
帖帖春訊
直在我眸中
舒伸

推窗時
欲尋昨夜寒冬
雪已渺渺
唯見臘梅一樹綻放
吐蕊柔美詩句
夠芬芳
也夠幽香

2007.2.27 寄自越南

美國 垮掉派 詩人作品選③

——張子清 譯輯——

三、邁克爾·羅森堡

(Michael Rothenberg)

邁克爾·羅森堡 1951 年出生於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一個律師家庭。大橋出版社和《大橋詩網站雜誌》主編和雙創辦人之一，也是與垮掉派有關、同時超越垮掉派的文學雜誌《傑克雜誌》(JACK Magazine) 的雙主編和雙創辦人之一。受垮掉派詩人影響頗深。他是菲力浦·惠倫生前的朋友，長期照料晚年惠倫的生活起居。他說：“在 60 年代，我第一次聽到濟慈、費爾林蓋蒂和金斯堡的詩。我那時就立刻斷定，那就是我要做的。寫詩。我相信理想被那個時期的詩人們提出來了。垮掉派詩人是有說服力的詩人。我當時設想過藝術、美、集體責任、生態意識、‘和平、愛和理解’的生活。我現在仍然如此。理想主義是一種經常性的不寧，詩講這個故事，贏或輸。”他認為詩與生活不能分開：“詩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詩。”他還認為：“作家與藝術家之間通過網站出版物交流比通過印刷出版物交流有更大的共同場所。”

他的詩集包括《魚之所見》(What The Fish Saw, 1984)、《小提琴手們的噩夢》(Nightmare of The Violins, 1986)、與瓊安·凱克合作的《男人／女人》(Man/Woman, 1988)、《喜愛的歌曲》(Favorite Songs, 1990)、《巴黎日誌》(The Paris Journals, 2000)、《蒙克爹》(Monk Daddy, 2003)。小說：《小阿飛羅克韋爾》(Punk Rockwell, 2000)。主編的詩集：《菲力浦·惠倫詩選》(Selected Poems of Philip Whalen, 2002)、《大衛·梅爾澤詩選》(David Meltzer, 2004)、《愛德·多恩詩選》(selected poems of Ed Dorn, 2006)。

邁克爾·羅森堡詩選

天使們好好睡！

天使們好好睡！

魔鬼們守候到半夜

傾聽

帕格尼尼①，妄想者②，

這美國之王，沒心肝的撒謊者。

你聽說過他們打桌球而同時閱讀

《內容之夢》③嗎？

當軍隊對藝術戰略家④關閉

想像的可怕大廳時，要緊嗎？

不要緊，關注這種事毫無意義

不需要解釋資金的轉移

從一個口袋轉移到另一個口袋

這對進入資料⑤、煮新皮鞋湯、喝瓦倫廷的慾望之湯

和有益於健康的佐料⑥的卓別林們來說
才有意義

天使們好好睡！

魔鬼們失眠

負鼠們疾行於屋頂

聽時髦的法西斯分子陳詞濫調的譴責

陶醉於理想與天真的譴責之中

沉湎於世俗的依賴和母親的懷抱之中

你聽見他們在花崗岩地上

以西西弗斯⑦的節奏

醉醺醺地跳舞？

如果超人消失在他的冰寨裏，

忘掉路易斯·萊恩，要緊嗎⑧？

不，說要緊才沒有意義，

不必解釋轉移精子

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⑨

因為低溫自動操作機械負責檢查，
負責財產轉讓的契據，負責啟動電
子辯證法

大吃康沃爾菜雞和低卡路里的蜜糖⑩

這才有意思

天使們好好睡！

魔鬼們經歷了槍彈

和汗透的狂歡

和溫柔的低語

你有沒有下決心呢，

在那些白網睡衣裏，

頭髮披在有雀斑的肩膀上，

舔著你自己的乳頭，

對著四面不可能有的牆，抬起你的
光屁股？

我竟被壓抑的生殖器的展示所服

當危機敲響一個詩人的喪鐘，看到
青草接吻他裸露的內疾

這要緊嗎？

不，它不會添加到詩裏，不會搖醒那
些天使們去寬慰拼命掙扎的無辜之眾
不，長時間關注這些實在是毫無意義

不需要解釋

一條魚從

亞馬遜河轉移到

在一個書架上或矗立於太平洋岸的
山上的一個水族館裏⑪

因為獵人追蹤真正的眼淚和闡釋，
激發概念邏輯

製作牆上隱匿的美洲豹和無角犀牛被擊敗的語言

對那些星空下疏懶的漂泊者才有意思。

①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 1782-1840）：義大利作曲家、19世紀主要小提琴演奏大師。這裏指帕格尼尼樂曲。

②據詩人說，這是一支美國搖滾樂隊的名稱。

③指美國著名詩人查里斯·伯恩斯坦的論文集《內容之夢》（Content's Dream）。

④藝術戰略家包括使藝術中的經驗的和人性方面非個性化和失敏的藝術理論家，他們主張藝術為人民，但無法接近人民。這裏暗示所有法西斯主義者之中的軍國主義分子，不管他們是服裝設計師、藝術批評家還是喬治·布希。

⑤據詩人解釋，進入資料的意思是，我們成了情報庫的通路和奴隸。我們在新世紀的作用好似電信電路的燃料源。

⑥據詩人解釋，我們被新世紀愛的觀念、健康的觀念、健康與愛的市場銷售搞毀了。他試圖探討愛與健康商標式名稱的深層意義。

⑦西西弗斯：希臘古時的暴君，死後墮入地獄，被罰推石上山，但石頭在近山頂時又滾了下來，於是又重新再推，如此迴圈不息。

⑧超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卡通書中的英雄。超人具有天賦的飛行能力，X光般的透視力，刀槍不入，而且一貫為真理、正義和美國的生活方式而鬥爭。因此詩人對此解釋說：“我所要問的是，如果我們的美國英雄離開我們（或沒有離開我們），要緊嗎？有任何人關心嗎？什麼是真正的美國英雄？自由、真誠、正義在哪里？有沒有正義、自由、真誠、健康和愛沒被政客、藝術評論家和理論家商標化的世界？”洛伊斯·萊恩是超人的女朋友。

⑨按照詩人的解釋，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斷言，與技術操作生命力有關。

⑩詩人解釋說：“我是說，我們變成了在冰凍的現實裏創造的自動化機械。這是一種科學幻想，我傾向認為，它更像現實。”“電子辯證法”指電腦。

⑪詩人對此解釋說：“沒有真正的水族館。沒有真正的環境。沒有關係到任何人的環境。這全是偽造的現實。”

噴氣式飛機現在被認識了

噴氣式飛機現在作為一種武器被認識了

船現在作為一種武器被認識了
房屋現在作為一種武器被認識了
汽車現在作為一種武器被認識了

樹
玩具
空氣

成了毒害、爆炸、電影、雜誌、歌曲、宣傳的工具

不能被用來屠殺的是輕浮

一滴水是一場聖戰

你敵人心裏愛的種子
走開！

安全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忠誠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祈禱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女神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素食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瑜伽被認作是一種武器

藝術和宗教在壞蛋手裏是魔法

性高潮變成了一種武器
國家變成了一種武器

部落、熙攘的場所、地點變成了一種武器

如今我花錢作超越時間的旅行
但沒有一處安全之地，武器就是內心

忙^①

我太易動情，以至難見任何人。合宜並不意味著隨便。我買花椰菜，

獨自煮熟。如果你讓我獨自一人，那麼什麼也別問我，電話鈴響了，別去拿話筒，你可以同我一起分享椰花菜。我生來被養成徹裏徹外的透明。在床上，沒有一個情人懷疑我的思想是否遊移至其他地方。她們知道。我的母親
在我的情人與詩之間想確信
我是受敬重人的^②。我想要無名無形^③。所以對著我的世界，我正在屋裏用虹塗在我明淨的塑膠窗上^④。將來你會問我在何地幹何事，也許我會告訴你^⑤。

①詩人在2006年7月4日給譯者發來的E-mail中解釋說：“人思想裏有時很忙，充滿了來自社會關於行為的邪念和打擾，而你卻想要讓自己的行為清淨，避開評判的聲音和社會、家庭、政治的說三道四。所以，人思來想去，思前想後，太忙。”

②據詩人在同一封E-mail中解釋，這首詩是在他母親去世後寫的，所以他的母親這時佔據他的心靈很強烈。根據他的體驗，一般地說，母親總是牽涉在一個人的生活裏，要兒子如何如何地生活，干預了兒子作為一個男人的生活。母親總是堅持兒子凡事要適宜，引起兒子的心情壓抑。因此，詩人常想要擺脫母親的束縛，自由自在地處理藝術與愛的問題，這樣藝術才能找到愛，愛找到藝術，而無母親干預的局限性。他認為，人總有一些事情，不希望被判斷為對與錯，被指望負什麼責，而是有時希望獨處，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他認為，有些事情不需要母親知道，或者看見。

③詩人希望自己無名無形，是因為他缺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透明的，無法藏住自己的秘密。

④據詩人在同一封E-mail中解釋，他使用虹作為一堵牆，藏著一些東西不被人看到。而虹很美，是美好的東西，因此虹建成的牆是美麗的牆，不是可怕的牆。

⑤詩人在同一封E-mail中解釋說：“你將要‘問’我在哪里，正在幹什麼，但我有我的隱私。至於被人知曉、如何被知曉和被看見，我有自己的選擇權。暴露或透明將是我能控制的東西。

隱私可以是很美的。最終是提防著怕自我隱私被暴露。”

仍然在世^①

一步步緩慢地走下
哈特福德街住宅的臺階
“一個頭腦，一根手杖”

“禪師，宇宙才子，垮掉派元老”
“虔誠的福斯塔夫”^②
“古怪，瘋癲，柔情，挑剔”
“禪宗中心主持，語言詩人，垮掉派成員”
“垮掉派詩人中的詩藝術形式最激進”^③
(金斯堡警告我使用口號式詞語太多)

艾倫，從我的詩裏滾開！
你已經死了，惠倫還活著，

他依然活在我們中間。

^①據詩人介紹，括弧裏的引文出自刊載在各種報刊上評論惠倫的文章引語。《仍然在世》和《當你和你喜愛的人在一起時》選自邁克爾·羅森堡的詩集《慢悠悠的展現》(Unhurried Vision, 2003)。

^②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筆下膾炙人口的喜劇人物，外形肥胖，喜發豪言壯語或機智妙語。

^③引自《菲力浦·惠倫詩選》(Overtime, Selected Poems of Philip Whalen, 1999) 前言。

當你和你喜愛的人在一起時

很高興看到你從醫院回家，
“沒有家。”
那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反正一樣。我不想預訂生命很長時間。”
對不起，

撕下的一頁

安森·柏瑞根 作
秀陶 譯

幕啟，只見撕下的一頁。

紙頁：我是撕下的一頁。

筆記本：好，舒服，再撕一頁吧！

第二頁：我是撕下的一頁，撕我就會舒服。

第一頁：不，我才是撕下的一頁。

第二頁：你僅是一位先行者，我才是撕下的一頁。

宇宙（躺在印滿了母牛的黃床單上）：呵欠。

筆記本：“……而宇宙躺在印滿了母牛的黃床單上，呵欠……”

宇宙唸完了筆記本上的這一頁字之後，便大叫一聲把它撕了下來。

第三頁：我是撕下的一頁！

舞台後面一面幕布升起，露出數不清的書頁站在一片大沙漠中，身穿羅馬奴隸的服裝大叫“我是撕下的一頁！”

幕下

譯後：

Anselm Berrigan, 1972 年生於芝加哥，已有兩本詩集出版。〈撕下的一頁〉成於 1999 年。

■ 莫云 雙語詩

旅人

打包風霜
把滄桑收進行囊
從一個城市
到另一個城市
我吃力地搬運著軀體
換取 靈魂
想飛的自由

Traveler

Packed with my weariness
And put vicissitudes into the luggage

Traveling alone from a city
I always move my body heavily

Just for the freedom of
A flying spirit

寂寞

心的角落
最陰暗處——

那隻蜘蛛
在自己結的網上
迷了路

Loneliness

At the darkest corner
Deep in my heart

The spider got lost
On it's web——
Since out of control

2007 年寄自台灣

花生總統詩集 《永久的思慮》

◎向明

——藝術、最好從非藝術中引出，如此才能發現隱密，開啓心智。

吉米·卡特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對於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卡特先生，我們總是小看了他，以為他不幹總統後，只有回到他的老家美國喬治亞州平原鎮去經營他的老本行花生農場。有誰知道這位俗稱的“花生總統”卻是一位智商高達 175 的超人，也是美國開國以來唯一能詩能文的一位總統。他已是十六本書的作者，下野後所寫回憶錄《黎明前的一小時》曾經獲得普利茲新聞文學獎。他的長篇小說《馬蜂窩》（The hornets nest）是他諸多作品中最著功力的第一部著作，譯成中文達四十三萬字之多。小說生動如實地再現了發生在美國南方的獨立戰爭，詳盡地描繪了當時的大小各種戰役；包括殘酷無情的廝殺和鄰居的反目成仇，以及南北雙方爭取印第安人的支持，既不求饒也不寬恕等一系列悲壯場面，是一部美國史詩，也是歷史小說中上乘之作。

吉米·卡特對詩的著力最初表現是在他當總統時，對一位肌肉萎縮症的小詩人馬蒂斯·潘內克付與關懷並結為好友。這位小詩人曾創作出五本詩集，並成為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的冠軍，被稱為“英雄小詩人”。他小小年紀即熱愛和平，反對戰爭，這一點理想和卡特總統的抱負相通，他們同為世界和平的愛好者，合出了一本詩集《心歌歷程》。可惜這位小詩人只活到十四歲即因病過世。最近卡特出版了他的最新詩集《永久的思慮》（Always a Reckoning），裡面有些詩即特別表露出他對美國社會中存在的弱勢邊緣人的關注和憂思。出版的美國時代出版公司，過去從來不接受詩作品，這次因為作者是美國前總統，而且寫作名聲不錯，也就打破了慣例。

這本《永久的思慮》是卡特的第五本詩集，收錄了他的近作四十五首。這本詩集最特殊的是在書的扉頁有一篇幾達

兩頁的〈獻詞〉（Dedication），共分十四小段，每一段獻給一個人或一群人，感恩他們對他的關愛、奉獻、容忍和犧牲

。這十四小段的獻詞每一段都是書中各詩的引言，對詩的瞭解起到切入的作用

。首先他感激他的父親勞碌的一生，父親那被南方俚俗所陶冶出來的天生善良秉性，常常抑制動怒，以愛來澤被子孫

。他寫〈我願意分享我父親的世界〉以及〈父親的癌症和他的夢〉兩首詩紀念他的父親。接著他描寫母親莉蓮女士，說她從不讓種族歧視，失依失祐，對長者不敬，以及任何威權統治來阻止她對這些遭遇不幸的人的同情與認知。卡特為他的母親在這本書裡寫了兩首詩，一是〈莉蓮女士〉，一是〈莉蓮女士首次見到癲瘋病人〉，後者生動的寫出他母親與癲瘋病人接觸時由畏懼而親近，而知心，終至“我親吻她的唇／一點也沒覺得不乾淨”。他對他的太太羅莎琳的獻詞是“妳開啓了我的心智，使我知道容忍，愛和分享的真意”，他在〈羅莎琳〉一詩中，用詩描寫他太太的笑容

“會使鳥兒不必再唱歌／而我依然聽見牠們悠揚的歌聲”。拉歌爾·克拉克太太是他的一位黑人鄰居，他讚美她在種族歧視，偏見橫行的敵意下，依然保持優雅的風度和高貴的尊嚴過著屈從的日子。他用一首長詩〈拉歌爾〉來贊頌這位被勞苦燒成皮膚褐色

的婦人，他在詩的結尾數行的描述中說：

她用笑聲說出她曾經有過的好時光
她也告訴我她認為我該怎麼樣
在華盛頓作總統

接著他贊頌他在平原鎮的家鄉父老，他在海軍潛艇服役的同僚；那些

具同一信念以簡單的語言和行動去協助急切需要者的同好；他也用詩去懲罰或悲憫那些口稱為主說話，卻自作裁量；那些在各地踐踏人權，或者曾用寬恕或忽視的態度使得貧弱的人受害更深的幫兇。他為這些他所贊頌或譴責的人或團體寫下了〈平原鎮〉、〈湯姆高弟之歌〉、〈用語詞去學習仇恨〉、〈空洞的眼、腹、心〉。後面這首詩共計四十四行、詩一開始他首先就問：

我們選擇與人交往、注重幸福和金錢
卻很少回頭問自己
是否該將我們的聲音或權力
或者將部份的財富與人分享

他在這詩中所付出的關懷與愛是全人類的。第七段他提到了“天安門廣場”：

一個人孤單單地在一中國廣場
面對怒吼的坦克，而別的人都避開了
他站在那裡是為我們大家的自由呵
但少有人在乎他現在是死了還是被關

這以後段落的“獻詞”幾乎全是寫給詩人或協助他寫詩成功的朋友。首先他感謝那些仍與他在一起或已離開，並沒有列名在任何特殊類別中的朋友。他們曾經助他塑造他的生命、思想和做人的態度，無形中更塑造了他的這些詩。再次他要感激的是那些不時寫出簡練又美妙的，他能瞭解的詩的詩人，包括狄倫·湯瑪士，他認為湯瑪士的作品總以獨特的品味感動他。還有吉米·懷海德，來到平原鎮幫他與一些已知的事物共同生活在一起。也給米勒·威廉姆斯道聲感謝，他說米勒曾以極大的耐性，以及獨有的特殊的例子，試著教會他一首詩應具有的意涵。還有才十六歲的莎拉，她唸詩給他聽，還畫出詩中她所感覺到的樣子。這些獻詞所牽涉到的詩有〈一位總統拜訪西敏寺詩人之角表示的關切〉、以及〈行吟詩人拜訪我們村子〉。後面

這首詩有向詩人學習各種道理的口吻，我將之全部試譯如下：

有一天晚上幾個詩人來到平原鎮
兩個人彈吉他，他們的詩
教我們如何看待，以及可能會好笑的
一些我們所感所思的事情

完後，我急忙的寫下
以笨拙的詩行探究，為什麼
我們要去關心遠方飢餓的孩童
我要問如何能喜愛上恐懼
接納死亡的戰爭，而如同弱者樣
抗拒和平。一個詩人怎麼敢
自記憶中取出沉埋的麻煩視景
以及為何我們幾乎不瞭解
那些在太空中發生的事情
我發現
我的語彙幾乎無法周轉，然後
我轉向鄰近的單純語根：
一匹小馬、護理媽媽
鵝群的視野、鯨魚的歌聲
牧場的大門、競賽的咒語
一鼯鼠的追獵、戰爭祈禱者的聲音
我從詩中學習到，藝術
最好從非藝術的情事中引出
如比隱密才可能得以發現
而且從中瞭解到，大半是
從我們心智自由彈跳而出

從以上各獻詞引出的詩篇可以知道吉米·卡特雖然是一個在政治舞臺上演出頂出色的退休總統，卻也是一個感情豐富、深入人間、瞭解民間疾苦的詩人。他對長上、親人、鄰家、同僚以及弱勢族群都曾賦予真誠的愛心、關懷與同情。以他的聲望和地位，他應是一個超現實的睥睨者，可以遠離凡塵世俗的一切愁苦。然而他極力想做一個詩人，他向懷海德學習與人相處的一切人間事，他譴責那些口中有主，心中藏魔的惡人。他從那些行吟詩人的歌聲裡學到，“藝術最好從非藝術的情事中找出，如此才能發現隱密，開啓心智”。這些敢愛、敢恨、敢於開發新知的勇氣，都是一個

說詩小札

◎黃伯飛

長篇或短篇

寫長篇，見才、氣；寫短篇，見功、力。

用字要簡

簡而明，不做到；簡而含蓄，卻要功夫。

詩與酒(一)

話說六〇年代，有一天聽說：哈佛搞中國文學的一位美國教授要到耶魯來講陶淵明的“飲酒詩二十首”，當天在耶魯附設的遠東語言學院授課之後，急足前往研究院去聽講。開場白由東亞語言文學系的一位中國教授擔任，他很直率說：“我不懂詩，飲酒倒有些興趣，要是大家一邊飲酒一邊談詩那該多麼好”美國教授接過話頭說了幾句笑話，逗得聽眾注意，於是接著開講。原來他要講的是這些詩的英文翻譯，詩中的寄托，他只略略提到陶淵明之“不仕二朝”，“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田園，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兩句傳誦千古的傑作所含蓄的意境都一字不提。我當時對陶淵明的詩也只是在一般的詩選中讀過一些，歷代對陶詩的箋、註，更是看的有限，面對著一些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西方學者與專家所提出的問題，問到時都只好“瞠目以對”。我記得那位教授當時曾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陶淵明喝的是什麼酒？座上各位有知道的請告訴我，在這方面我也想做一點研究。”

會散後，幾個中國同事在一起閒聊，有人說：陶淵明喝的酒可能是山西汾酒，有人說：可能是性質比較溫和，近似紹興酒的本地釀造的酒。那位美國教授後來是否也做了這一方面的研究，那是多年以後的後話了。

穿過這一行

詩句

◎非馬

——賞析胡的清的詩

我一直看好胡的清的詩。在中國當代女詩人當中，我認為無論從題材、手法、語言、形式、節奏等各方面來考量，她的詩都最富現代感。我曾把她的一些詩翻譯成英語，在美國詩人的聚會上朗讀，或在美國的文學刊物上發表，都獲得了許多好評與讚美。奇怪的是我卻很少讀到國內評論她的文章，她的作品似乎並沒得到應得的推許，影響也因此顯得有限，這是很可惜的事。其中的部分原因，我猜很可能是她的個性所造成的。一來她不善於或不屑於炒作自己，二來她早就開宗明義地在她那本《有些瞬間令我生痛》^①的詩集前言裏說：“...從一開始我就不那麼想當詩人，我自認平庸，喜歡懶散閒適地活著，盡可能少一些壓力。我只在心裏難受和咀嚼苦澀的時候才寫詩。”我相信她說的是真話，因為在我認識她的這些年頭裏，每有機會我總不忘鼓勵她多寫，卻沒看到有多少成效。當然她的少寫也可能是她這些年來生活上少了些從前的難受與苦澀的緣故（但願如此），在她為數不多的作品裏，我們很難找到無病呻吟的東西。但做為她忠實的讀者與詩友，我希望能讀到她更多的詩，包括在愉快心情下所寫的歡愉的詩。

一、

1996年我參加在中山、佛山兩地舉行的第三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在會上認識了胡的清。會後回到芝加哥，翻讀她贈送的詩集《有些瞬間令我生痛》，竟讓我的眼睛為之一亮。文字清新簡潔，沒有陳腔爛調不說，使我驚喜的，是她使用的手法，竟同我一向的主張不謀而合。我總認為，一首好詩，應該是一首演出的詩。詩人只提供一座舞臺，一個場景，讓讀者的想像隨著詩中的人物及

事件去發展，去飛翔。它可能是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一個人物剪影，一段對話或一個心靈風景的素描。不說理，不自以為是地擅作闡釋或下結論。這樣的詩是活的詩，是不斷生長的詩。讀者可根據各自不同的經驗與當時的心情，去獲得不同的感受。她的〈櫥窗〉^①便是這樣的一首詩：

從雙層巴士的上層擠下身來
夾著公事包的少女 匆匆橫過

斑馬線 走過竄出冷氣的咖啡館
大減價的百貨鋪和掛滿招貼畫的

書報亭 她的側影在一家高級時裝店
的櫥窗前停了下來 佇步凝神

櫥窗裡有一個石膏模特兒 它的
側面輪廓 與她極其相似

用手扣了扣厚實的玻璃窗
扣了扣玻璃窗 好像扣一扇門

沒有人注意 沒有人知道她
是否走進 那個假想的空間裡去了

寫一個上班族的少女，在人潮滾滾的鬧市看到櫥窗裡一個石膏模特兒。她佇步凝神，又用手敲敲玻璃，想要進入。是什麼吸引了她？那件高級時裝，或模特兒與世無爭的神情？或那個霓虹閃爍惹人注目的位置？或那似曾相識的側影使她想起了她在外地的姐妹？或……？而略帶超現實意味的結尾，更帶給讀者無窮的遐思。下次你在一個櫥窗前面走過，說不定會對裏邊的石膏模特兒多看上幾眼，看她會否突然活動了起來。這樣的詩將永遠活在你心底，在意想不到的時刻冒出來，讓你再次經歷到詩的驚訝與樂趣。

〈陽臺上的眼睛〉^①一詩則在深刻之外更加上了中國新詩裡少見的幽默，讓讀者有如身臨其境地觀看一場人生好戲：

對面的陽臺上
站著一個
怪模怪樣的

老人
一個老人
怪模怪樣地
站在
對面的陽臺上
盯住我看

我的眼睛近視
辨認不出
是她
或者是他
(這並不重要)
在我看來
那是一棵
中性的
枯朽的樹

只是樹幹上
結著一對
鷹隼的眼睛
牢牢地
盯住我看
我的眼睛近視
而對方
(那還用說)
恰恰是遠視眼

我不戰而敗
趑回屋裡
躲到陽光的
距離後面
樹上的那對
鷹眼
竟挑開
厚厚的窗簾
盯住我看

她的另一首題為〈背景〉^②的短詩，也同樣幽默地寫盡了在冷漠卻有偷窺慾的社會裏，一個單身女人時時刻刻所經受到的疑神疑鬼的難堪感覺：

有人在我背後
做了個鬼臉

做得巧妙極了
以為我
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並不知道

驀然回首
我看見一張
好端端的人臉

胡的清對語言的運用，也有她的獨到處，我們幾乎能從她的字裏行間聽到清晰的聲音，如下面這首詩中的單身女郎，獨自走在一個沒有人影的暗巷裏，腳下高跟鞋所發出的聲響，將在讀者心中久久回盪：

穿風衣的女人
走進長廊
高跟鞋述說著
孤獨 孤獨 孤獨
孤獨

——〈晚間新聞〉^③

或聞到刺鼻的氣味，如下面這首詩，週末在一間空房子裏，自來水的漂白粉氣味更加深了空曠的感覺：

從水龍頭裏
流出來的
週末
有很濃很濃的
漂白粉的氣味

——〈空房子〉^④

或看到繽紛的色彩，如下面這些詩句，從時間軟管裏擠出的黎明，經由畫家的手，渲染出耀眼的白晝來：

最初的黎明
緊挨著最後的黃昏
從時間軟管裏擠出來
亮晃晃的白晝
任你恣情渲染潑灑

——〈四幅畫〉^{②④}

二、

大家都說湘女多情，身為湘女兼詩人的胡的清，這個情自然更是溫柔纏綿，瀰漫充斥著全身的細胞毛孔，像下面這些詩句：

你那麼遠離世界

與我隔絕 遠不止
一個世紀的距離
在我的生前生後
五百年之前 有你
五百年之後 有你
我在其中
被流水貫穿
體溫接近水溫
接近你

——〈無標題音樂·距離感〉①

或如她在〈四幅畫〉一詩的末尾所表達的：

我一遍遍清洗
自己的骨頭
直到水草般
翻卷起溫柔的波浪……

那樣的刻骨銘心。但湘女的情，更多地流露在她那些寫友情（如〈千年之祭——悼昌耀〉②④、〈有風來過〉④）與親情（如〈兩姐妹〉②④、〈林媽〉②④）與鄉情（如〈水鄉〉④、〈洪訊〉④）等詩裏。而她那首〈大荒〉②④（不知為何它使我想起了詩人里爾克的一些作品），“賦一切無形之物以形體／一切無聲之物以聲音”，用舒緩的慢板及不很快的快板，平靜地唱出了何等強烈卻抑制的生之激情啊！

三、

童詩比成人詩更難寫，也更難得。這是因為寫的人如果是兒童，童心童眼是有了，卻沒有技巧；如果是成人，有了技巧，卻往往失去了童心童眼。而一首成功的童詩是必須兩者兼有的。我這裏所說的技巧，當然不是指那種雕琢的、外炫的、使人走入迷宮的技巧，而是自然的、純樸的、天衣無縫的、直接深入肺腑的技巧。在這方面，我認為胡的清是一位有童心童眼兼有技巧的詩人。早在她的詩集《有些瞬間令我生痛》裏，我們便已看到了不少相當出色的童詩，如〈花是怎麼開的〉、〈秘密〉、〈不會發笑的風〉、〈夏夜〉等都寫得童趣盎然。而〈夏夜〉的最後一節：

“我發現風是從樹上長出來的
你看總是樹葉最先動起來”
“那麼樹為什麼不把風留住？”
“怎麼能呢——
樹連它的果子也留不住哩”

則在童趣之外，更帶點哲思的味道了。至於她後來出版的那本童詩集《童年巴士》③，大概是因為刻意要寫給兒童們讀的，或者是為了配合插圖，總之我覺得反而沒先寫童詩那麼富有稚情詩趣。即使如此，集子裏還是有不少雋永可讀的東西，如〈家常話〉、〈耍賴〉、〈背著夢〉、〈鬼故事〉等等。其中一首叫做〈童趣〉的詩，我想是比較成功的童詩：

那一天我們爬山，
山好高好陡，爬到山頂上，
我們變成凌空展翅的鷹啦！
那一天我們游水，
水又清又亮，遊到河中間，
我們變成活潑亂跳的魚啦！
那一天我們趴在草地上頂牛，
頂得難解難分，
長出彎彎的犄角來啦！

當然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話，有些用詞如“凌空展翅”，對小孩來說也許略嫌艱深了些。

四、

表面上看來，胡的清的詩不是愉悅的詩。她的詩集《有些瞬間令我生痛》的書名便標示了生之悲痛的內容。即使如此，讀她的詩仍使我感到真實的不可抑制的愉悅。我想這是因為流露在她詩裡的感情，都深刻真摯並且經過藝術處理了的緣故。正如她在〈自畫像〉①一詩裏所塑造的，這位凝神靜息的模特兒，通過她的作品，讓我們在熙熙攘攘的塵煙中，也不禁跟著凝神靜息，傾聽起我們自己內裏的聲音來了：

選擇自己做模特兒
沒有絲毫
自我表現的意思

選擇最冷僻的色彩
往自己身上
一層層塗抹
堆砌
像浮雕
高高凸現出來
刻劃自己表面的孤獨
是手段也是目的

與世界隔絕
越遠越好
沒有人的時候
我便是
另外一個人
雙手交握
凝神靜息
傾聽
裏面的聲音

附注：

①《有些瞬間令我生痛》，胡的清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

②《夢的裝置》，胡的清著，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0年7月。

③《童年巴士》，胡的清著，中國畫報出版社，2004年1月。

④《與命運拉鉤》，胡的清著，珠海出版社，2005年4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超現實主義是是視覺藝術和詩及文學方面的運動，興起於歐洲，時間介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早期的反戰達達主義小規模運動的重點是在文學上追求偶然性的創作技巧，後來被超現實主義和抽象主義者所採納。

概言之，達達主義是概念藝術的根源

；嚴格地說，達達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

。達達主義者每每不同意他人的意見。舉例來說：有人請一個達達主義者解釋他的藝術意義，他便大叫著“達達”，意思是爹爹。他認為只有爹爹的意思才是對的！簡而言之，達達是給族長管轄下的社會的諷刺，是虛無主義、反戰及反審美創作，也就是萬國公敵存心同理性對抗的反藝術作品。後來達達演變而成為超現實，但後者的重點不在於否定

，而在於肯定的表現。超現實主義者認為歐人的理性主義曾引至過歐洲大戰的慘禍，該運動的主要鼓吹者、發言人及創始人之一，詩人、批評家勃勒東(Andre Breton)，1896年生於法國坦什布賴(Tinchebray)，1966年卒於巴黎。

勃氏早年學醫，喜研究精神病，1921年為在法國閱讀弗洛伊德著作的第一批學者之一，開始接觸潛意識概念，並參加達達派。勃氏說超現實主義是手段，把意識和潛意識完滿地結合起來。他相信詩人能涉足絕對的夢和幻想世界與日常理性世界相連接。在勃氏、艾呂雅(Eluard)、雷偉迪(Reverdy)等人的詩作中，自動寫作是由心理上的無意識的思想過程中所決定，因此駭人聽聞。1919

年，勃氏在他和阿拉貢、蘇波一同創辦的《文學》雜誌發表超現實主義自動寫作法(Automatic writing)的作品。1924年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定

義為“純心理的自動作用，通過精神病學和象徵本質來表達實在的思想，而不受理智和任何美學或道德成見的控制”，宣稱它的目的是清除夢幻與現實和理性與瘋狂及擦去客觀和主觀之間的界線。勃氏在他的小說《娜佳》(1928)把日常瑣事和心理失常揉在一起；艾呂雅和勃氏合作的《無玷始胎》(1930)則探索夢幻與現實的聯繫；雷偉迪則在其詩作先後反映立體主義及超現實主義。雷偉迪是詩人與道德論者，他沒有參加勃氏的超現實主義派，晚年隱退天主教修院。

勃勒東在理論和評論方面的著作甚多：《失步》(1924)、《合法的護衛》(1926)、《超現實主義和繪畫》(1926)、《什麼是超現實主義？》(1934)、《解脫之路》(1953)等。

勃氏後來卷入了二十世紀30年代的動亂，與幾位同行參加了共產黨，後在1935年又與之決裂，但並未放棄馬列主義的理想。1938年勃氏在墨西哥與托洛斯基創立“革命藝術獨立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移居美國，並在耶魯大學發表他的最後，也是第三次的《超現實主義宣言》。1946年回法，1948年出版他的最後詩集。戰後和冷戰期間，超現實主義作品受到社會的冷落，勃氏極為沮喪。但其影響文化作風甚鉅，他把自己的浪漫主義採用精神分析、諾斯替思想、靈力學插入藝術風靡於世。他提倡的超現實主義的內部敵人是巴塔耶(George Bataille, 1899-1962)，巴氏比勃氏小一歲，早年曾參加勃氏的超現實主義團體，後來(1929年)被勃氏開除，指控他的作品過於色情狂，其論著、小說和詩表現了他對色情、神秘主義以反常心態行為的極大興趣。

巴氏視放縱行為為爭取個人主權的手段。他青年時曾在“文獻學院”接受管理訓練，後任圖書管理員及中世紀文化專家。1946年創辦了頗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刊物《批評》，並任該刊主編直至其逝世那年(1962)。他在法國政府工作時，曾被任命為奧爾良圖書館館長(1951)

，也曾被委任編輯學術性的刊物。

巴氏的作品有，以縱慾為主題的《眼睛的故事》(The Story of Eye, 1928)、《愛德華達夫人》(Mdm Edwarda, 1937)、《罪人》(The Accursed, 1944)、《文學與邪惡》(Literature and Evils, 1957)和《色情狂》(Erotism, 1957)。他還寫了《拉斯科，藝術的誕生》(1955)、《馬奈》(1955)談審美學。而《愛神的眼淚》(The Tears of Eros)被戴高樂的文化部長馬爾羅列為禁書。巴氏的作品被勃勒東指為糞粒研究的Scatological報告書，多為淫書及洩淫的作品，而巴氏則反駁那是鷹派的不純Heterogeneous法西斯作風。

儘管巴氏的作品受到官方和勃勒東團體的打壓，但因為巴氏一生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張揚反叛的個性、抗議社會不平等、堅決反戰和反法西斯主義、關注環保、反浪費、反頹廢等作風，在今天影響了全球的超現實主義，也取代了勃勒東的地位。巴氏認為弗洛伊德的學術基礎缺點：十九世紀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和科學不能勝任；但是榮格的較新的心理分析過乎複雜；柏拉圖的形而上學凝固於唯心論與主觀，是基礎於連續性的現象。例如美和烏托邦幻想的追求產生了人類基本上不可達到的目的，而完成色情狂的悲劇(受虐和施虐狂、狂喜或涅槃、獻祭和宗教)。巴氏認為唯有死亡才面對真實！他到拉斯科洞研究原始人的宗教而發現殺人用作祭品的秘密；祭品和祭師兩者的感情與罪行的衝突，就算是犧牲的獸類亦有同樣的表情，巴氏說這是藝術的誕生！他更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挪用、盜用和濫用了原始人的宗教原則，例如：圖騰與禁忌是用來控制暴力，今天中東之戰爭不在例外。人類的過多過剩的行為產生多餘的Plathora悲劇，破壞人類的經濟與環境，危害生存，文學藝術和詩也不過是色情狂的行為而已。

文學評論是給文學找尋出路的先鋒文學。超現實主義否定多元、否定感官、否定個人的主義的歷史，只爭取有限度的個人主權。批評家如傅柯、巴雷特和拉康雖然強烈地批評西方是走向創作概

編輯筆記

自從編者在編輯筆記中提出了“詩人百律”的問題後，反應很多，大多數是正面的，可惜由於種種原因，來信多不欲以署名方式刊出。在這種情形獲得改善之前，這個大百臉只能由編者不定期地唱下去了。這一期要說的是偽詩和偽詩人的問題，如果偽詩人這個命題成立的話，則偽詩人寫的作品自然屬偽詩無疑。那麼“真”詩人的作品有沒有偽詩混於其中呢？這個問題太大，並隨特定的詩人而論，可以留待以後再談。那麼偽詩人這個命題能否成立呢？我們只要看一個詩人寫詩的目的是什麼，就不中亦不遠矣！為名？可以理解；為利？既愚且格調低下，但仍可能是劣詩的級數，而未能斷定其偽。可是，寫詩和搞詩活動如果是為了背後除詩（創作）之外的種種目的者，這些人充其量就只能稱為偽詩人了。

“陝西詩人作品輯”曾經由詩人伊沙為本刊代組過，事隔十多年後編者重遊舊地，又認識了一批年青詩友，本期並由艾篙再組新的一輯，除伊沙作品出現在以前的一輯外，餘皆新的一代。讀者由此可以看到詩的傳承過程裡精妙的變化。

本刊顧問、詩人秦松不幸病逝後，遺作存於編輯處頗多，今期乃作特輯演出，以為紀念，封面是詩人的手跡及畫作，特輯則由詩人的詩作（包括散文詩）、詩話及詩人張莖的悼詩組成。

新大陸稿積日多，詩友們的來稿除擇優選刊於印副本上，本刊即日起也將一些未能容納在印副本上的作品代為張貼在新大陸論壇，網址是：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Poemfile/nlt/SSBBS.asp?Id=xd1>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即期起除訂閱及與本刊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美國以外的贈閱及投稿者將不再寄贈印副本，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各界原諒！

詩人秀陶詩集《一杯熱茶的工夫》及其精譯的世界散文詩選集《不死的章魚》每本售價 20 美元，含空郵郵費，請來信與本刊洽購。

詩訊

●本刊顧問、詩人、畫家秦松於今年四月十二日病逝紐約新澤西家中！

●名學者周策縱先生五月初在北加州駕鶴西去，享壽九十一高齡。5月20日移回陌地生 Madison 安息。

●台灣詩人辛鬱於今年5月到洛杉磯探親訪友。

●“儒家美學的躬行者——向明詩作學術研討會”於2007年6月3日在台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向明從事現代詩創作、編輯詩刊、撰寫詩話50餘年，著有詩集、詩話集近三十種。曾獲中山文藝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等多種獎項，對詩壇具卓越貢獻。

●由美國《常青藤》詩刊、中外文藝家學會、美國天涯文藝出版社主辦，《散文詩世界》、香港散文詩學會、澳洲華文詩人筆會、《香港散文詩》協辦的《當代世界華人詩文精選》徵稿，請至 <http://yy.netsh.com.cn> 跟此貼，或將稿件投至信箱：ivypoetry@yahoo.com。

●浙江詩人龍彼德新著《坐六》長詩系列於2006年12月由泰國“時代論壇出版社”出版，共收〈坐六〉、〈止水〉、〈大海獸〉等六首長詩。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